

0090



題詞

紅樹青山動遐思，杏花村裏插秧時。多情老父今何在，弱質飄零有孰知？

因緣漫道似泥沙，秋老江頭有落霞，開到並頭心懷妬，芙蓉原是斷腸花。

蕭蕭落葉掩重門，斷送秋光夜色昏，芳草斜陽終古恨，天涯猶有未斷魂。

醒海

淒風苦雨冷江城，咽鳴寒潮乳不平，如此孽冤如此恨，再番恩斷未分明。

萬種癡情問落花，日來心事總如麻，嬌羞莫訝心腸變，猶是當初一點霞。

終日顰眉只自知，相思我亦淚暗垂，闌干獨立向誰訴。况有雛兒索乳時。

一枕西風動客愁，招魂欲賦恨悠悠，多應乞得鮫人淚，點滴分明珠自流。

莫道文章慣不平，每從憂患寫餘生，春霞哀怨卿雲恨，併作淒其風雨聲。

哀感頑豔
言情小說

妾無罪目次

上冊

- 第一章 代父力田悽惶饑南畝 臨流濯足邂逅挹清談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阿因替躬耕盈盈欲語 牛郎會織女脈脈含情……………二五
- 第三章 兒女情長多少纏綿意 老親病篤難完破碎心……………四九
- 第四章 電影起悲觀中乍無子 葬親多感激以德報身……………七四
- 第五章 醉中帶醒欲乞人間種 笑裏藏刀快佇金屋嬌……………九八
- 第六章 反噬誘姦心比蛇蝎毒 御冤莫白惟有鬼神知……………一二〇

下 冊

- 第七章 拋室離家度流浪生活 同床異衾作形式夫妻……………一
- 第八章 爲惱綠巾造成疑心病 遺如敝屣痛斷棄婦腸……………二二
- 第九章 推食解衣深情過手足 產兒坐蓐高誼薄雲天……………四八
- 第十章 爲子守義迴腸千重結 感君貧病報德一身輕……………七〇
- 第十一章 金能療病慈善心腸假 人若有緣何處不相逢……………一〇一
- 第十二章 薄命憐卿夫妻恩義絕 傷心恨我悔妾無罪遲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哀感頑豔
言情小說

妾無罪

慈水馮玉奇著

第一章 代父力田悽惶饑南畝 臨流濯足邂逅挹清談

春到人間，和暖的微風，與那温情底陽光，她們給予大地上的萬物一個良好的滋養和灌溉；彷彿慈母撫育愛兒那樣地疼愛。在春風和陽光輕軟溫柔底吮吻之下，把那一切宇宙之內的生物，都培植得蓬蓬勃勃地活躍起來。

寶山縣裏的一個杏花村，是風景優良的區域，凡是詩人墨客，一到春之神降臨了大地，杏花村便是他們戀戀不捨的所在。村外有青青的山，綠綠的水。村內土地平曠，屋舍儼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。阡陌交通，雞犬相聞。桃紅柳綠，相雜其間。雖鶯乳燕，翩翩地飛舞在花叢白雲際裏；象微着年輕的情侶，正在歡迎熱情底春之神下降。牛背上的牧童，手橫洞簫，吹奏那民間迎春底美曲，和那稻田裏彎腰裸足農人們嘴內唱出的秧歌相混，頗覺悅耳動聽。此景此情，顯然是其樂融融。雖則終年忙碌，所得的收穫，僅有那一碗青菜淡飯。不過在這大自然懷抱中的杏花村，多半居民，都是樸實勤勞的耕夫，他們知道從這千辛萬苦的

勞作中，天方始有給他們一碗淡飯吃。假使不勤勞，也許連一碗淡飯都不容易吃。因此他們雖祇有吃一碗淡飯，也是香甜無比，感到無限底滿足。杏花村裏農夫大生性的混厚，真彷彿唐虞時代底人哩！

春陽已漸漸地懸到蔚藍天空的正中了，她放射出來一片雪白的光芒，照臨到大地上的時候，顏色有些兒淡黃，反映起滿樹枝的桃花朵兒，更鮮紅得燦爛豔麗。顯然時候已經正午了，田野裏底農夫們，大家都停止了工作。有的荷鋤回家，有的坐在草地上休息。看他們意態，回去的當然是吃飯，休息的彷彿家中有人担飯到稻田裏似的，因為他們底脖子都伸得很長，昂了頭兒，祇望着前面那條樹蓬遮掩的曲折小徑，顯見是等候她們的到來。

約摸三分鐘後，一陣女子嘻笑的声音，震碎了四周寂寞的空氣。這就見樹蓬遮掩下的小徑上，轉出三三兩兩底村婦來，前前後後的走着。這情景瞧在正昂頭等候的農夫們眼裏，在十分疲勞之中，彷彿得了一種深深底安慰，各人底臉頰上，都浮現了一絲快樂的笑意！

三三兩兩的村婦和村姑，走完了那條曲折的小徑，便各自四散分開，含了做做底笑容，都向自己爸爸或丈夫的面前走去了。大家一分散後，廣闊的原野上看來，自然是點綴得寒落。就是爲了人兒分成單獨的緣故，這就見青青的草地上，走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。身材

兒不長不短，恰是適中。穿着一套半新舊的藍布襖袴，雖然有幾處還是補縫着，但因為洗得很潔淨的緣故，倒也不十分覺得。頭上裹扎了一方藍底白花的土布，顯然帶着村姑的風味。她雖然是個鄉村的姑娘，那副容顏却生得十分不錯。一個白淨的鵝蛋臉兒，彎着兩條淡淡的春眉，下面配着兩隻滴溜烏圓的秋波，美目流盼，顯出靈活聰敏的樣子。挺直的鼻樑下，那一張小嘴，雖不曾經過唇膏的塗抹，却顯出天然紅潤的顏色。春陽籠罩下的她那臉蛋兒，是更覺得雪嫩可愛，光彩煥發。想不到鄉村中竟有這樣一個玫瑰花兒般的姑娘，那也可稱是罕有了。

「爸爸！你等候好久了吧！飯我剛
煮好，趁熱的快先吃了，別抽煙：

……

她老遠的望見了她的爸爸，正坐在草地裏的一塊大石上休息，一手拭着額上的

汗珠，一手拿了短短的烟管，湊在嘴裏，吸個不停，瞧着從嘴裏噴出的烟霧，飄飄渺渺地飛向天際，怔怔地出神。他驟然聽到了女兒的喊聲，連忙抬起頭來。祇見女兒隨了她這幾句話



聲，身子早像小鳥兒般的一跳一跳地奔到了面前。一瞧到了女兒嫵媚的嬌笑，他就會忘記一切的勞苦和煩惱。放下了烟管，瘦黃的臉上，浮現著波紋的笑痕。捉著破沙的喉嚨，叫道：

「霞兒！你來得正好，爸爸還祇有纔休息一回兒呢！」

「爸爸！你辛苦了，你餓了吧！快吃飯，孩兒給你盛好了。」

霞聽著爸爸吁氣的口吻，顯然他已是感到這一分兒的乏力。想著年老的爸爸，還要在稻田裏這樣辛苦，恨着自己沒有一個哥哥，而且自己一個女孩兒家又沒能力可以幫助爸爸。一陣無限底悲哀，激動了她處女的芳心。瞧着爸爸枯槁的容顏，她覺得爸爸實在是太可憐了。急急的蹲下身兒，打開飯盒，很快的盛了一碗，遞給她爸的手裏。

「我一些兒沒有什麼辛苦，好孩子，你放心吧！」

他接過女兒手中的飯碗，瞧着女兒明眸中含了無限哀怨的目光，他理會女兒是這一分兒真情愛憐爸爸的心。他得到了無上的安慰，展現了一絲笑容。雖然自己是的確那樣的乏力，但要安慰女兒的一顆小小的心靈，不得不裝出很輕鬆的神氣。

「爸爸！這條魚兒是隔壁田家嫂子送給我吃的，她待我真好，我很不好意思常吃人家的東西，便不肯收。她說田大哥昨天從城裏回家，帶來好多條，一定要我收，所以我

拿來給爸爸吃了。田大嫂說這魚是活的，味兒很鮮美，爸爸！你快嘗嘗呀！別老吃這碗青菜了。」

霞知道爸爸所以說一些兒沒有辛苦，爲的是怕我心中難受。不過爸爸既然很高興，自然也不願意引起他的傷心。把那碗魚兒遮得高高的，含了嫵媚的嬌笑，一定要爸爸挾一筷吃。他見女兒有這樣孝心，自然更把疲勞忘却了，頻頻地含笑點頭道：

「田家嫂子真也難爲了她，他常給我們吃東西，可是我們却一些兒沒有什麼可以謝謝她哩！」

「爸爸！要不明天在後院水田裏掏一籃芋芳謝謝她吧！」

霞見爸動筷了，方才含笑站起說。他點頭稱好，霞回眸瞧那田野裏的那頭耕牛，尚呆站在泥土裏。心中不免暗想，我雖然是個女孩兒家，但我却很想幫助爸爸作些兒活。偏爸爸老阻我不要幹，說我們雖然現在窮了，從前到底也是好出身，曾經雇了長工，種自己的田。誰料媽媽死後，生活一天一天不好了，爸爸把幾畝田賣了，長工也歇了，自己還要給人家種田，想來也真傷心。其實一個女孩兒家不是和男人家一樣的吗？他們有兩腳兩手，我們同樣的也有。爲什麼他們能夠在田野裏趕牛墾土，爸爸却偏不許我做呢？我記得從前小時候在

小學裏唸書，先生曾對我們說男女是一律平等的。既然男女平等，自然大家都能做，又不是去做賊做強盜，雖然我是個姑娘，也決不會有丟臉的地方。自食其力，不是很榮幸嗎？霞的心裏既這樣思忖着，她便欲趁她爸吃飯的時候，去幹一回工作。於是她偷偷地轉到她爸的背後，脫去了无色的布鞋，和灰色的紗襪，便露出雪白粉嫩一雙瘦削的俏腳兒來。她又捲高了袴脚管，和袖子管。那兩條玉腿和玉臂倒是挺結實的，肌肉是那樣的豐滿，顯然霞姑娘的身子是有健美性的。她見爸爸一些兒沒有覺察自己，心裏不免又歡喜又好笑，纖手抵着嘴兒，便悄悄的溜回田裏趕牛壟土去了。

作者趁着父女倆人各自工作的當兒，就把她們的身世來向閱者報告一下。原來這個老農，姓呂名大可，娶妻朱氏，祇生一個女兒，就是這個霞姑娘，名叫春霞，自幼嬌小玲瓏，大可夫婦愛若掌珠。春霞六齡，即送她上學校裏去唸書，不料十二歲畢業那年，朱氏便得病而逝。那時父女兩人悲痛萬分，誰知第二年又遭回祿之災，大可祇得把五十畝田賣去，另找房屋居住。大可亦曾經商營業，竟又失敗。因此心灰已極，齊巧有田主吳坤厚欲找田人耕種他在杏花村裏的三十畝田，大可遂毅然應命，四年以來，父女兩人便在千辛萬苦的艱難中過活。而春霞也由天真活潑的童年時代，而進至於情竇初開，葢梳梢頭的處女時期了。春霞雖

由孩子而變成姑娘，因為天賦她聰敏活潑的個性，所以始終還脫不了她稚氣嬌憨的孩子成分，自然這樣可愛的姑娘，會惹人感到親熱的表示。因此春霞雖是個沒娘的女兒，什麼隔壁媽媽，嫂子，對過孀娘，阿姨，大家都非常愛她。春霞小小一顆心靈，當然也感到十分的喜悅了。

大可吃畢了飯，抬頭見春霞不在身邊，心中暗想，這孩子到那兒去了？回頭忽見背後草地上放着一雙鞋襪，正是春霞穿的。一時猛可理會，連忙站起身來，向前面望去。果見春霞拿了鞭子，正在田裏趕牛墾土，嘴裏還嬌聲的喝着。大可瞧此情景，心中又喜歡又焦急，慌即奔了過去，笑着大喊道：

「霞兒！你真太淘氣了，怎麼聲兒不响的瞞着我呀！快上來！快上來瞧瞧你的腳兒，不是已髒得不成樣了嗎？」

「爸爸！你別躁急，這工作一些沒辛苦，女兒感到很有趣，倒是挺好玩哩！」

春霞忽聽爸爸這樣着急的情景，便抬頭向爸爸搔了一下手，揚着眉兒，笑盈盈的回答。這意態顯然她對於這工作，是真的感到了相當的興趣。大可見她不肯上來，而且又聽她這樣說，真是又好氣又好笑，便也奔到田裏去，拉了她的手兒，一面回到草地上，一面笑着埋怨

她道：

「癡兒子！別說傻話了，一個女孩兒家那像什麼樣子呢？」

「爸爸！女孩兒家難道不是人嗎？您年紀老了整日的辛苦，那能夠受得住，做兒女的不是應該幫父母忙嗎？」

春霞被爸爸一陣子拖了跑到草地上，聽爸爸這樣說，雖然知道爸爸原是捨不得自己。但爲了生機，又爲了爸爸辛苦，所以她轉着烏圓眸珠，笑盈盈柔和地回說。大可心裏又愛又憐，眼瞧着女兒兩隻雪嫩的俏腳兒，已染成烏黑的污泥，心中有了一陣感觸，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。說道：

「並不是爸爸說女孩兒不是人，因爲這工作是男人家幹的。您在家中料理事務，燒飯煮菜，給爸爸補衣縫襪，這你不是已經幫助爸爸了嗎？再說這樣污泥的田裏，萬一有石子把你嫩腳兒刺破了，這叫爸爸的心中不是難受嗎？你瞧瞧你的腳吧！像什麼？……」

春霞聽爸爸這樣說，便低頭望去。祇見自己的腳兒本來是白的，這時果已變成一雙泥腳。好像兩段剛從池塘裏拔起的嫩藕一樣，上半段的腿肚依然很白。這就忍不住抿着鮮紅的嘴唇皮子，噗嗤的一聲笑了出來。把腳尖兒扭捏了一下，避眸瞞他一眼。嬌憨的說道：

「爸爸！你問我像什麼？我說像兩段新鮮嫩藕呀！」

春霞說完了這兩句話，却彎了腰兒格格的笑了。大可聽女兒這樣淘氣，心裏真有說不出
的愛處。一面也忍俊不置，一面把自己腰前圍着的一方粗布扯下，交給春霞，推着她身子。
催道：

「霞兒！你別孩子氣了吧！快些到前面溪水裏去洗清了，這塊布給你擦擦，洗好了快
回家去，你飯也沒有吃哩！不要餓壞肚子嗎？」

春霞見爸這樣疼愛自己，遂點頭答應。一面把飯菜放進提籃裏，一面拾起草地上的鞋
襪，便回身到前面溪流邊去了。祇聽寂靜的正午空氣中，尚流動着爸爸的話聲道：

「霞兒！洗清了腳就回家去，別再淘氣了。」

「爸爸！你放心罷！我理會得。你乏力了，就早些兒回家也不要緊的。」

春霞又回過頭去，祇見爸爸猶呆立在草地上望着自己。遂舉起了手兒，含了滿臉的嬌
笑，向爸招了兩招，很開心地叮囑着。大可眼瞧着女兒的嬌小身影，在樹梢蓬裏消逝了去，
方才很欣慰的回到田裏工作去了。

春陽暖地和地映着春霞的影子，一步接一步的在草地上走着。垂下了頭兒，凝眸望着自

己的兩脚。泥水由濕而成乾燥，這就感到皮膚有些兒不舒服。因了自己感到不舒服，心裏不得不更想起了爸爸。自己祇不過幹了這一些兒時候，就覺得困苦了，可憐爸爸的兩脚，成天的浸在泥水裏，他老人家感到的痛苦，又將怎樣呢？……一陣無限底悲哀，滲入了她善感的心房，長長的嘆了一聲。春風雖然是含有無限底熱情，但吹到此刻春霞的臉頰上，全身抖了兩抖，頓時感到了一陣說不出的淒涼！

前面是一條清溪，溪水是不疾不徐的流動着。水面上突出的小石塊，阻止那溪流的進行，激起了他的不平，發出了一種琮琤的聲音，彷彿是憤怒中的一陣強有力的吶喊，應着了物不平則鳴的一句話了。水濱兩岸旁邊，植着數株青青的綠綠的不勝嬌媚而又木然無知的垂柳。陽光籠映下的那千絲萬縷的柳絮，在春風蕩漾中翻起綠波，更覺得令人動了伊人之思。

春霞走到了溪邊，放下手中的飯籃和鞋襪。把那方粗布舖在沿溪的草地上，自己坐了下去。將那兩隻脚兒輕輕滲入溪水中，俯身洗了一回。方才又伸回到岸來，這就見那雙俏脚兒，依然恢復她原有的雪白粉嫩。在洗的時候，倒不覺得冷，既伸回岸上，被風吹着，却感到有些兒寒意。慌忙把那方粗布抽出，擦乾了水漬。正欲穿襪的時候，就聽得有陣嘻嘻的笑聲，送進耳中。春霞抬頭望去，這就瞥見溪對面的柳樹旁，站着一個西服少年，手中拿了一

隻快鏡，正向自己憨憨地傻笑。春霞心中這一羞澀，頓時把兩頰漲得緋紅。垂下了眼皮，再也不敢去望他一眼，自管急急穿上鞋襪，站起身子，拿起飯籃和粗布，方欲回身就走。不料那個少年，却由西面的一條板橋上繞過來，滿臉含笑的招呼道：

「這位姑娘！請慢些兒走，我們是已遇見了好多次吧！可是却不敢招呼你，今天恕我冒昧，不知肯告訴我一個貴姓嗎？」

春霞冷不防他會迎面走過來，同時還和自己搭訕，心裏不免有些厭惡，但聽他說我們已遇見好多次的話，這就定睛向他仔細一瞧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又是他哩！芳心暗想，和他相遇真的已有三次了。第一次，是我給爸爸吃好午飯，回家的時候。第二次是我家的門口，我正給爸爸送飯去。他這兩次見了我，明眸脉脉含情祇管釘住了我，清秀的臉上老是含了多情的微笑。我被他瞧得怪不好意思的，這兩次低了頭兒，祇不敢向他望。不料今天第三次遇見，他竟問我貴姓哩！這叫我回答他好？還是不回答他好呢？春霞既這樣沈思，低了螻首，自然呆的出了一回子神。

「姑娘！你別害怕，我也是杏花村裏的居民一份子，祇因為我是住在外面的日子多，所以我們很少有見面的機會。你放心，我不是什麼歹人……」

那少年見她垂了臉兒，祇管凝眸望着她瘦削的脚尖，在草地上輕輕的劃着圈子。這躊躇不決沈吟的意態，顯然她一半固然是害羞，一半却是怕我對她有什麼不利的行動。爲了要解釋自己是個好人，所以彎了腰兒，輕輕的向她聲明着。春霞聽他說也是住在杏花村裏的，這一句話怕靠不住吧！杏花村總共也不過兩三百戶人家，難道這幾年來，竟沒有瞧見他一次的面嗎？那少年見了她這個意態，心裏似乎也已明白她有些兒不相信。他柔聲兒又含笑說道：



「姑娘！你信不過我嗎？那麼我就先告訴你，我姓白，名叫卿雲。土地廟朝東那五進房屋，就是我的叔父家裏。我因爲在上海大學裏唸書，所以不常回家的。今年春假，我因嫌上海地方的沈濁，所以便回到可愛的故鄉玩幾天，不料竟和姑娘遇見了。這

的，一時心中倒奇怪起來。情不自禁的微抬粉頰，秋波盈盈的向他睜了一眼，不料四目相對，齊巧望個正着。春霞這就愈加不好意思了，兩頰頓時罩上了一朵桃花，立刻又低下了頭。暗想，他是住在杏花村裏

些我全是實心眼兒的話，沒有半句騙你，你難道仍不相信我嗎？」

春霞聽他滔滔的說出這一篇的話，連自己姓名唸書地方都告訴了我。心裏這就感到有趣，我和你根本毫不相關，你說實話也好，你說謊話也好，爲什麼一定要我相信你呢？……想到這裏，偷偷地瞟他一眼，不免露齒嫣然笑了。誰知春霞這一笑不打緊，倒把卿雲更加呆住了。原因是春霞笑的時候，被他發覺了春霞紅潤潤的頰上，還深深印有了一個別的姑娘所不常有的酒窩兒。春霞見他忽又失魂落魄的神情，暗想，這少年真也癡得可憐，一時芳心也不禁爲之一動。他說姓白，名叫卿雲。土地廟隔壁白家，那我是知道的，他們是村中大戶人家。假使他說的全是實話，那麼他倒還是一個大學生哩！大學生三個字，在春霞腦海裏留了一個影像，同時他那副白淨的面龐，也給自己一個好感。意欲把自己的姓名也告訴了他，但一個女孩兒家，要和一個年輕的陌生男子談話，這羞人答答的究竟有些兒難爲情。不過老是這樣站着，那也不成樣兒。若是回身走了不理睬他，這似乎太不近人情，同時而且自己也有些兒不忍心。……這可左右爲難了，春霞雪白的牙齒，微咬着殷紅的嘴唇皮子。正在欲語還停，欲走不前的當兒。祇聽卿雲又說道：

「姑娘！你不肯告訴我嗎？大概像我這樣的人，還夠不到和你作朋友嗎？……」

「白先生！這是那兒話，你不是太客氣了嗎？你是一個大學生，我是一個沒知識的鄉村女子，怎夠得上和你交朋友？……不過承你瞧得起我，我當然不好意思不告訴你，我是姓雙口呂……」

春霞聽他以一個大學生的資格，竟和自己說出這樣自歉的話來。一時芳心又喜又羞，這就情不自禁的揚着眉兒，很清脆的笑盈盈地回答。卿雲聽她雖然說她自己是個沒知識的村女，但從她這幾句動聽的話兒上看來。覺得這位呂姑娘不特是個很有知識的人，而且還是個挺會說話的。假使給她踏上了上海學校的路裡，將來準是個交際大家。心裏一快樂，不禁喜上眉梢彎了腰兒，笑着叫道：

「原來是呂姑娘，久仰……你說這話顯然也太客氣。大學生也是一個人，怎麼不可以和你交個朋友呢？」

卿雲說到久仰兩字，覺得有些兒不妥，她既不是偉人，又不是社會上顯露頭角的人，久仰兩字，無從說起。假使她要多心的話，還以為自己嘲笑她了，那倒不是玩的，這樣一想，慌忙轉變話鋒，爲了要想和她交友，不得不把自己竭力降低，表示自己不特打破貧富階級的觀念，而且並不是自以爲大學生，眼睛便可以生到頭頂上去，祇瞧見天空，而不見其他一切

的了。春霞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，自然很爲感動。不過除了報之以微笑外，却也回答不出一句什麼話兒來好。卿雲見她這樣不勝嬌媚的意態，覺得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，豈肯輕易錯過。忙又微笑說道：

「我很想和呂姑娘談談，假使你沒有什麼事情的話，我們不妨就在溪邊坐一回兒好嗎？」

男女兩性之間的情愛，是個最最神祕不可思議的東西。說也奇怪，春霞雖然是個纔十七歲的少女，但情竇初開，她自己也不明白，爲什麼對他僅僅祇有見過三次面的男子，會發生了好感。彷彿天地間生長着男女，到了青春的時期，自然地會需要異性的慰藉，這也許是生理上變態的作用。因爲春霞聽了卿雲的話，好像自己真的已沒有什麼事情了，連人生最要緊的吃飯她都忘記了，好像沒有勇氣使她有回絕的可能。情的魔力之偉大，於此也可見一斑了。

春霞含笑頻頻點了一下頭兒，這意態當然是允許的表示。瞧在卿雲的眼裏，幾乎要樂得手舞足蹈起來。很快的在溪邊草地上坐了下來，拍了拍旁邊的草地，明眸很多情的凝望着春霞粉頰兒。含笑道：

「那麼大家就在這兒坐坐……」

「喲！白先生！你不怕骯髒嗎？……這塊布兒我給你舖在草地上坐吧！」

春霞見他身穿淡灰的條子花呢西服，竟不管地上如何不潔，就很快的坐了下來。心裏這就很替他肉疼，情不自禁的把那塊粗布取出，要給他墊在屁股下。但仔細一想，倒又不好意思起來。因為自己這個舉動對他，未免是太顯親熱些兒。所謂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越想越不好意思，緋紅了兩頰，却又垂下頭兒。卿雲聽她這樣多情，又見她這樣嬌羞不勝的意態。心裏這一快樂，直把他的心花兒都朵朵開了。暗自思忖，這種舉動，要一個姑娘對待一個年輕的少年，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至少彼此的友誼，是已超過普通以上。像她這樣的親熱的表示，簡直我們是已達到了情人的階段。……想到這裏，心中不免蕩漾了一下。當然對於她這一分兒的多情，是不忍拂她。忙把身兒一移，那屁股就坐到春霞舖着的一方布上去。但抬頭忽又啣了一聲，向春霞叫道：

「呂姑娘！你把布兒給我墊了，但是你自己的呢？不是亦要骯髒衣服嗎？……」

「我那衣服不值錢，骯髒了原不妨的，比不了你衣服，假使沾了一個污漬，不是很可惜的嗎？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方才恢復了她原有的知覺。烏圓的眸珠一轉，蹲下了身子，却在草地上盤膝坐下了。卿雲聽她這幾句話，覺得這位姑娘不但是非常多情，而且還是一個愛惜東西的好女兒。她情願骯髒自己，而不情願我的衣服沾到了污點。這樣的深情，除了愛人以外，那是祇有自己底愛妻了。……卿雲越想越興奮，越想越快樂，眉飛色舞，幾乎要發狂似的大笑起來。又見她秋波脈脈地含了無限底柔情密意，向自己默默地凝望。心知她對自己，一定是存了個很好的形象。於是他也不肯輕易的放鬆，望着她紅暈的臉蛋兒，把身兒又挪過了一旁，讓出那方粗布的一半地位。柔聲兒說道：

「呂姑娘這樣的情分，真使我感激不盡。但是我怎能忍心叫你坐在草地上？而自己倒坐在布上呢？所以我的意思，最好大家坐一半，那麼我的心中才感到安慰了。同時也是表示我倆今日開始結爲友誼，從此以後，應該互相幫助。所謂緩急共濟，患難相扶。不知道呂姑娘的意思，也以爲我對嗎？」

春霞想不到他竟對自己說出這樣赤裸裸的懇切話來，芳心不覺大大感動。自己一個鄉村中姑娘，能夠交到這樣一個俊美的大學生爲朋友，到底也不能算辱沒了自己，心裏既對他發生了愛的作用，自然再也不會顧慮到其他的一切，情不自主的含羞真的移過身子，兩人並肩

的便坐在一起了。雖然是並不會相偎相倚，但一對初次認識的男女友誼，能夠有進步到這樣程度，實在是已得到了相當的成績了。

「呂姑娘！你既已承認我是你的一個朋友，那你的芳名不是應該告訴我的嗎？」

兩人並肩默默地坐了一回，卿雲回眸見春霞粉頰是紅潤得那麼的可愛，彷彿她是含了萬分的嬌羞，祇是望着那條不疾不徐的溪流出神。爲了要作更進一步的認識，當然又不得不柔柔地和問着。

「名字人人都有，我當然該告訴你，我的名字叫春霞。……」

春霞聽他這樣問，便繞過無限媚意的俏眼，秋波盈盈的瞟他一下，嬌美的頰上那個人笑渦兒，這就又揪了起來。卿雲自唸了一聲春霞，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微笑道：

「春霞那名字很好，表示蓬勃光明的氣象。不知道呂姑娘也曾唸過書嗎？」

「書總算也唸過幾年，但是唸到小學畢業，和等於沒有唸過是一樣的。究竟沒有什麼用處。比不得你在大學裏唸書，將來前途的希望就大哩！」

卿雲聽了她這幾句話，顯然這位呂姑娘也是一個小學畢業生，她會羨慕人家讀書，可見她的確不是一個庸俗的村姑，實在是個前進含有思想的不平凡女子。假使我有能力的話，一

定可以幫她忙，使她繼續求學。但自己原也是個寄人籬下，一切費用全仗人家供給，那裏來什麼能力幫助她呢？想到這裏，實在很替春霞可惜，而且也替自己傷心，忍不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春霞驟然聽他嘆了一聲，心裏倒不禁爲之愕然。暗想這人真奇怪，他的嘆氣，是不是代我扼腕呢，抑是另有作用？凝眸向他望了一眼，低聲兒問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幹嗎嘆氣？你是一個幸福的人，難道也有不如意處嗎？」

「呂姑娘！我的嘆息，實在是可憐着我倆人……」

卿雲這兩句話，聽進在春霞的耳裏，自然感到了非常的驚異。不等他說完，就搶着急急問道：

「白先生這話就奇怪了，我的身世，村中人是沒有一個不知道可憐的，十二歲死了媽，十三歲家裏又着了火，真應了家破人亡的一句話。剩下年老了爸爸和孤弱的我，父女倆人辛辛苦苦的度到眼前，不知不覺已過去四個年頭了。想起從前的環境，自然很傷心。但是白先生怎麼連自己也可憐在內了啊！」

卿雲聽她無意之中把年齡也告訴了自己，這才知道春霞姑娘還祇有十七歲。一個十七歲的姑娘，假使她是生長在有錢人家的話，她除去化錢外，一定是不知道其他的一切。現在惡

劣的環境，把春霞姑娘從艱難中磨折得老練了，她對於生活的鞭策，開始已有了相當的認識，這自然更激起了他內心的同情。嘆了一聲道：

「呂姑娘的環境惡劣，這是村中人都知道的。但我環境的惡劣，除了我個人自己知道外，其他無論誰都會不相信。我七歲那年死了媽，十四歲那年又死了爸，這我的命不是比你還苦嗎？總算叔父仲寰把我領了去，給我繼續求學，這些實在不得不使我心裏表示深深的感恩不盡。當我高中畢業那年，孀娘就主張叫我辦事去，我明白叔父栽培我到高中畢業，的確是盡了他全部的責任，我不再存有進大學的慾望。但是叔父很好，他說他自己也並不多孩子，祇有一個七歲的兒子，可以有能力給他求學，總給他繼續讀下去。我自然萬分喜悅，於是便開始考入了申江大學。但是孀娘心裏未免有些不快樂，原因是說我有二十一歲的人了，應該可以幫助叔父做些兒事。現在既不能幫助收入，而且每年還要給我化費千多元錢，這在一個女人家的心裏自然有些容納不下。不過我也並不怨恨孀娘的量小，因為自己寄人籬下，的確也很慚愧哩！所以我的環境，外表誰也知道我很幸福，內心實很痛苦。呂姑娘！你既明白了我的身世，大概你也深表同情的吧？……」

春霞聽了他這一大篇的話，方才明白他是從小沒了爸媽的人。寄人籬下，叔父雖好，嬌娘量小，平日也難免遭人白眼。想起自己的環境雖然惡劣，但自食其力，到底很是快樂，一切不受任何人拘束，當然對卿雲的身世，不免是惺惺相惜。遂點了點頭，很柔和的道：

「一個年輕的人，總要在艱難中奮鬥，那麼前途才有光明大道。假使白先生此刻求學費用，都是爸媽負擔的話，我知道你未必肯用功讀書。現在一切生活，完全是叔父供給，那你就明白這讀書確實是件不容易的事，也許對於功課，更會注意一些。所以我認為有錢而讀書，決不是真正的讀書。白先生！你現在雖然苦些，將來畢了業，希望就很大，所以你不用灰心，也不用傷心的。」

卿雲做夢也想不到，一個需要人去安慰的姑娘，她竟反來安慰正要她去安慰她的我。一時直把她愛到心頭，感入骨髓。聽了她這幾句話，他簡直不相信她是一個鄉村中的姑娘。情不自禁的把她手兒握住，明眸裏含了無限感激的目光，凝望着她臉兒。叫道：

「春霞！姑娘你這話對極！對極！我想不到這幾句話，會出在一個鄉村姑娘的口中，我益信你是個不平凡的女子。我覺得我倆確實是個同病相憐的人。同病相憐的人是要要互相幫助的。但我很慚愧，我沒有實際幫助你的能力，我祇有心中對你表示同情。」

不過我至少總要多給你一些兒知識，你大概喜歡看書吧？我願意送你幾本婦女知識，不知你喜歡嗎？」

春霞突然被他手兒緊緊握住，一顆芳心，又驚又喜。今聽他這樣說，那眉兒便飛揚起來，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，揪着酒渦兒笑道：

「我在家裏一個人沒有事，常想有書看看。但是像我們這樣貧苦人家，吃飯問題尚且很難解決，那裏來閒錢買書看呢？所以也祇好空想罷了。現在白先生能夠送給我書看，這真使我喜歡極了。謝謝你！謝謝你！」

卿雲見她玫瑰花朵兒般的兩頰，那酒渦兒始終不曾平復。這也可想她內心是感到這一分兒的快樂了。情不自禁的望着她也憨憨笑起來，春霞被他這樣一笑，自然很不好意思。睨他一眼，却是低下了頭。兩人靜了一回，春風吮吻着兩人底臉龐，內心更蕩漾起大樣底熱情。喜悅和甜蜜，充滿了各人底心頭。

「霞姑娘！剛纔很對不起你，我覺得自己是失禮太甚，請你恕我吧！但我不明白，你爲什麼要在這兒溪水裏……」

靜悄悄中，卿雲的話兒，又震碎了寂寞的空氣。春霞聽了，頗覺難爲情，但爲了要解釋

自己底苦衷，不得不漲紅了臉兒，望着他嘆道：

「爲了爸爸省走兩趟路，我每天午飯是送到稻田裏去的。今天自然不能例外，但我見了年老爸爸疲勞的神情，我心裏就感到十分痛苦，所以偷偷地到田裏去替爸爸工作了。一回。不料爸爸瞧見了，便不許我幹，叫我快去洗清潔了，穿好鞋襪，就回家吃飯去。我以爲一個鄉村的姑娘，當然不能跟閨中女兒並論，所以剛纔的事請你別見笑……」

春霞說到後面兩句時，臉兒更紅暈了。聽在卿雲的耳裏，自然愈加感動得無可形容。慌忙道：

「不！不！我決不會見笑你，我以爲人人都會享樂，人人都會受苦，祇不過受着環境的支配罷了。……聽你的話，恐怕還不曾吃過飯吧！啊啲！……現在已經兩點了……那在對不起，可不是我累餓了你嗎？別談了，別談了，我送你回家去吧！」

卿雲說到這裏，忽然想起了春霞還未用過飯，不過當初我原問過她，她承認是沒有什麼事情了。可見她芳心中實在也有了我一個影子，覺得我倆的談話，是比吃飯都要緊了。卿雲這樣一想，心裏更加愛她。瞧了手錶，已經兩點，一時又疼她餓了肚子，便忙着站起身子。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猛省理會自己真的還沒有吃過飯，怎的連吃飯都忘記了？這一個女孩兒遇見了一個年輕男子後的糊塗情形，未免有些兒難爲情。意欲說說吃過了，但是剛纔不是告訴他，爸叫我洗清了就去吃飯嗎？……一陣無限底羞澀，滲入了她處女的心房，那兩頰頓時漲得桃花般地緋紅，祇得含羞站起，頻頻點了一下頭，春陽暖和和地照着兩人瘦長的身影，踏着緩而齊的步伐，才子在歸家的途中。

「白先生！你要送我書，明天正午時候，還是給我拿到稻田裏來吧！因爲我給爸爸每日送飯是必去的。本來呢？……我可以請你到舍間去坐一回，但是爲避免外界說話起見，我覺得……這個請你原諒吧！……」

兩人踱到了春霞茅屋的門口，春霞回眸凝望着他，好像含着很抱歉的意態，微笑着說。卿雲聽了她頭兩句話，心中很奇怪，因爲土地廟離她家近，離稻田比較遠，爲什麼不叫我把書送到她家裏去呢？及至聽到末了，這才明白了她所以不願我到她家去的原因，實在是爲了孤男寡女，恐外人引起了謠言，遂連連答應。不料正在這時，忽見隔壁屋內走出一個少婦，向兩人叫道：

「噢！噢！白少爺！你和霞姑娘怎麼認識的呀？」

第二章 阿因替躬耕盈盈欲語 牛郎會織女脈脈含情

春霞的芳心裏，正唯恐被人瞧見自己和一個年輕的少年走在一起，所以便催卿雲回去。不料隔壁偏有一個少婦走出來，向兩人招呼。春霞慌忙定睛瞧去，原來是田大嫂。一時又覺得好生奇怪，田大嫂怎麼會認得卿雲呢？遂忙跑到田大嫂的身邊，望着她很神祕的臉兒。笑道：

「他認識我的爸爸……我們原是路上碰見的……」

卿雲聽春霞說着謊，顯然是怕難爲情。但從一個他字和我們兩個字中想來，可見春霞姑娘的心中，是和我表示那分兒的親熱。心中一喜歡，不勉樂而忘形，聳了兩聳肩膀。也補充着笑道：

「巧得很！我們在路上遇着的。田大嫂！你用過了飯吧？……」

卿雲這兩句話，顯然是很無聊。爲了要避免兩人走在一起的不好意思，所以不得不搭訕着幾句。田大嫂聽卿雲這樣問，便也眉花眼笑的說道：

「白少爺！現在兩點多了，我飯是早已吃過。白少爺！我是好久不來拜望老爺和老太

大了，回頭請少爺給我代爲候候吧！」

卿雲耳中雖然聽着田大嫂的話，但眼睛却注視到春霞的臉上。見她的俏眼兒脈脈地只向自己瞟着，在她意思中，好像不願自己和田大嫂多說話。連忙點頭答應，並叫田大嫂來玩，說聲再會，就匆匆的回身走了。

「春霞！我道你送飯去，怎的要費兩三個鐘點，原來在路上是碰見白家姪少爺哩！……你這癡妮子，祇管和白少爺說話，真連飯都不想吃了。……」

田大嫂待卿雲走遠，拉着春霞的纖手，望着她臉兒，笑嘻嘻的向她取笑着。春霞聽她這樣說，直羞得兩頰通紅。但眸珠一轉，這就有了主意。扭捏了嬌軀，擦撼着田大嫂的臂膀，纏着不依。故作嬌嗔道：

「田大嫂！你別冤枉人了吧！我見爸爸很疲乏，所以幫着爸作一回事。後來又到溪水裏洗了腳，這樣自然要費了很多時候，我何曾和白先生談過什麼話呢？」

春霞這兩句話，田大嫂倒信以爲真，深悔自己錯打趣了她。便忙連連告饒，說道：

「春霞！你快別生氣了，我認個錯，那總好了。」

「啐！……田大嫂！我問你，你和白先生怎麼認識的呀？」

春霞見她涎皮嘻臉的賠不是，啐她一口。便抵着嘴兒笑了，停了一停，又輕輕的問着。田大嫂告訴着道：

「去年冬天，白太太要翻件絲棉袍子穿，她家老僕婦趙媽，便介紹我去做。白太太因我活兒做得不錯，所以便常來叫我去製衣服。白少爺是白太太的姪兒子，他在上海讀書，去年寒假也在家中，所以我們也認識了。」

春霞聽了田大嫂這一篇話，一顆芳心，真是喜歡得兩頰中笑渦兒又撇了起來。因為她明白卿雲對自己所說的話兒，實在是沒有一句虛話。可見他對我的用情，的確是十分的真摯。不過我心裏雖然喜歡，在田大嫂的面前，究竟不好意思過分的顯露出來。便竭力又鎮靜了態度，裝做毫不介意的樣子。笑問道：

「田大哥今天早晨什麼時候回店裏去的？」

原來田大嫂的丈夫，是在城裏一家木匠店裏做事，每個月回家兩次。一方面固然寄錢回來，而另一方面，自然來圓夫妻的好夢。田大嫂聽春霞這樣問，便說道：

「他嗎？九點不到就去了……」

春霞秋波瞟她一眼，抿嘴嫣然一笑，便匆匆溜進自己的茅屋裏去了。田大嫂這才理會她

的笑，至少是含有些兒神秘的意義。頰上不自然地也浮起了一朵紅暈，笑着自回到屋子裏去。

春霞走進茅屋裏，把籃子放到桌上，這時腹中方才咕嚕的响起來。遂忙把爸爸吃剩的飯和菜都端出，可是飯早冷了，遂又用開水泡了泡。坐到桌邊，拿了竹筷子，在碗內一粒一粒挑着飯粒，送到小嘴裏去。心中却是一層一層的細想，卿雲他是一個大學生，而且又是一個富家子弟，所見到的閨閣小姐，漂亮的，美貌的，當然不在少數。但他爲什麼竟會和我這樣一個鄉氣姑娘表示特別的好感呢？不但是好感，而且竟有愛我的成分。……假使他能夠真心的愛我到底，我有這樣一個才貌兼備的夫婿，也未始不是我的幸福。但我所怕的，就是這種公子哥兒，未必有真正愛憐我的心，見花折花，祇不過貪圖我一些兒艷色罷了。……想到這裏，不覺嘆了一聲，心中引起了無限底悲哀。但轉念一想，自己也未免多慮，似乎把卿雲瞧得人格太低了。若把他對我的話兒一句一句細想起來，實在沒有一句輕薄的意思。卿雲他是寄人籬下的一個可憐者，本身是一個不如意的人，對我的身世和環境，自然表示無限底同情。假使他是一個浮滑的少年，他也決不會說出人人會享樂，人人會受苦，祇不過都被環境支配着罷了的兩句話。可見卿雲實在是個含有思想的不平凡少年，他有遠大的眼光，大同的

頭腦，他的確是一個樸實的少年。他雖然是個大學生，但他一些兒沒驕傲的態度。在他的心中，根本沒有貧富兩個字，更無人我的界限。他曾說同病相憐的人是應該互相幫助、互相慰藉的，從這兩句話中想來，可見他不但是要給我一些兒安慰，同時也需要我給他一些兒安慰。……不過他是一個大學生，要給我安慰的地方自然很多。但我一個平庸的姑娘，有什麼可以安慰他的心呢？……想到這裏，總覺得我和他無論是才學，環境方面，階級是相差得太遠，怕自己夠不上和他做朋友……心中一有了心事，當然對於吃進去的飯和菜，也是食而不知其味了。

春霞匆匆吃過了飯，把碗筷洗過。在洗碗筷的時候，不免又想起了卿雲俊美的臉龐。他把身兒移上一邊，讓出一半粗布，叫我坐在一起。並說我倆今日開始結爲友誼，從此以後，緩急共濟，患難相扶。……這幾句話他明明是赤裸裸的愛上了我……想到這裏，芳心不免蕩漾了一下。兩頰覺得是怪熱臊的，血液是流動得特速。手兒一鬆，幾乎打碎了一隻碗兒。春霞慌忙鎮靜了思潮，暗自罵了一聲癡妮子，纔談了一次話的友誼，就要想人家愛自己啦？一個女孩兒家，老把這事放在心裏，忖得神思昏昏，幾乎敲碎了碗兒，那真也太不害羞了。春霞既然這樣責備着自己，遂把卿雲的事兒丟過一旁，很快的把碗筷放進竹櫥裏去。倒了一面

盆的熱水，擦過了臉兒。拿起了爸爸的一件破襖兒，匆匆到隔壁田大嫂屋子裏去一同作活操天了。

太陽像喝醉了酒兒，漲紅着臉龐，慢慢地向西山脚下沈淪。它剩下的一片餘暉，彷彿尚留戀着這個宇宙，在蔚藍的天空中，反映起了一幅無限美好的畫片。春霞站在自己茅屋的門口，仰了脖子，遠望着前面那一條被樹叢遮掩的小徑，這意思顯然是等候她爸爸的回來。

晚風微微地在空氣中流動，每個茅屋頂上都冒出絲絲嫋嫋的炊烟。隨着風兒飄飛到天際，與那已帶灰褐的色浮雲在一起，却辨不出是雲是烟了。暮色是籠罩了大地；三五成羣的耕夫和那天空的歸巢小鳥兒們相映，各唱着安穩的歌曲。

「爸怎麼還沒回來？……喔來了！來了！爸爸！……」

春霞眼瞧着別個農夫們都荷鋤回家，而獨不見爸爸的影子，芳心未免有些兒焦急。正在這時，忽然瞥見爸爸牽了一頭牛，也從樹叢中掩映而出。春霞一見，心中好似放下一塊大石，連喊了兩聲爸，身兒早已奔了過去。大可見了女兒，憔悴的臉上，就會浮現一絲笑容。春霞見爸走路的姿勢，是非常的沈重，顯然是感到非常的疲勞。慌忙代他牽了牛繩，一手拉着爸爸，望着他黃瘦的蒼老臉頰。溫柔地說道：

「爸爸！孩子不是請你早些兒回家來休息嗎？你怎麼又到這樣晚才回來呢？你年紀老了，太辛苦怎能夠受得住？……」

大可回眸望了女兒一眼，女兒的臉頰是白嫩得那麼可愛，秋波含了無限柔和底孝意，絮絮地說着。雖然自己是十分的倦怠，但在萬分吃力之餘，似乎得了一種很深的安慰。粗糙的手兒，撫着春霞的玉手，臉上不免又微微笑了。一回，在心頭似乎又有了一陣感觸，輕輕地嘆了一口氣。春霞雖不聽爸爸回答什麼？但從這一聲長嘆中，他已很明顯的告訴了我。「不是這樣勤苦的幹，那兒來飯吃呢？」麵包問題，像魔鬼的巨爪，伸張在春霞的眼前。一陣陣生活艱策的痛苦，激起了她心頭無限底悲哀。遠望那烟霧瀰漫茫茫的前途，滿眶子裏已包含了晶瑩底熱淚！

「爸爸！吃晚飯了，吃好飯，還是早些兒睡吧！」

隨了這一句話聲，就見暗沈沈的一間茅屋裏，點着一盞豆火似的油燈。在微弱的光芒下，顯出春霞嬌小的身材，十分忙碌又十分輕快的把飯菜端到桌上。回眸望着爸爸，正坐在竹椅子上抽旱烟，兩眼望着口裏噴出來的烟霧出神。大可聽了女兒的喊聲，知道女兒已煮好了飯，便應了一聲，站起身子，把烟管放在旁邊，走近桌旁坐下，望了春霞。說道：

「霞兒！你也一塊兒來吃吧！」

春霞每天原是和爸爸一塊兒吃的，但她明白爸爸所以這樣喊一聲就是她內心疼愛自己的表示。遂滿臉含笑的點了點頭，也在桌邊坐下來。父女兩人握了竹筷，把飯粒一筷一筷地向嘴裏划，彼此默默地都不說一句話。

「霞兒！我們田主人吳坤厚，自他死了後，每次總有別人來代收稻穀。去年晚稻，不知道爲什麼直到現在還沒有人來收呢？」

大可若有所思的說出了這兩句話，震破了室中寂寞的空氣。春霞聽了，凝眸沈思良久，忽又眸珠一轉，低低答道：

「聽說吳家自從遷居上海，做了一年投機事業，便發了財。對於家鄉這幾畝田，當然不會十分注意了。況且坤厚又死了，家裏不知道還有什麼人？也許忘記了呢？」

「霞兒！你又說傻話了，田主人自己有田在家鄉，那裏會忘記嗎？也許抽不出空，和今年的「併來收了。」

春霞聽爸爸這樣說，嫣然一笑，把碗筷一放，便起身倒洗臉水去了。大可覺得女兒處處總脫不了孩子氣，心裏也就更感到可愛，忍不住望着她的背影，也得意地笑了。彷彿慶幸

自己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兒，實在可以使自己解去了許多的煩惱。

一線曙光，從黑漫漫的長夜裏破曉，天空中已發現了魚肚白的顏色。春霞一覺醒來，纖手揉擦了一下眼皮。急急披衣起身，穿上鞋子。聽上首床裏的爸爸，猶鼻聲鼾鼾的熟睡。芳心暗想，可憐爸爸真也夠辛苦了，我且別驚醒他讓他多睡了一回兒。一面自己使悄悄的走到後院水田裏，握了一籃芋芳，預備今天送給田大嫂。一面又弄旺了爐子，燉了開水，燒了泡飯。抬頭看天空，東方朝陽已從地平線上升起，浮現了紅黃藍青的五彩雲霞，映出了無限美好的色彩。春霞把一小鍋泡飯端進屋子裏，以為爸爸此刻總起來了。誰知房裏仍不見他影子。因為爸爸是向來起早慣的，所以春霞感到有些兒奇怪。就在這時候，忽然有陣細微的呼聲，送入耳中。春霞吃了一驚，慌忙走到爸爸的床邊。低低叫道：

「爸爸！爸爸！你怎麼啦？病了嗎？……」

「沒有……沒有……什麼……你起來……嗎？……什麼時候……了？」

春霞聽爸爸的話聲，顯然帶有些兒呻吟。連忙蹲下身子伸手摸着爸爸的額頭，實在有些兒燙手。那爸爸明明是病了，但是為什麼却說沒病呢？無非怕我傷心罷了。便又輕輕說道：

「爸爸！你身子感到有些發燒吧！……你是病了，但不要緊的，你好好兒養息幾天

吧！」

大可聽女兒這樣說，心知自己也真的病了。因為覺得全身果然發燒得利害，同時頭腦隱隱的也有些兒作痛。想着一個氣力換飯吃的人，病魔還要纏繞了他，這真也不幸極了。抬頭望春霞，愁鎖眉梢，粉頰罩上了一層憂急的神情。爲了要想安慰女兒的心，竭力裝作了沒病似的，還想勉強掙扎一下似的。說道：

「我沒有什麼大病，不用養息的，今天我照樣得去工作……」

春霞聽爸這樣說，又見他要起身的模樣。一陣悲酸，滲入了她破碎的心房，忍住了要滿下來的淚水。慌忙按住爸爸的身兒，柔和地道：

「爸爸！你今天千萬別工作去，你放心，女兒一切都會設法請人做的。爸好好的睡一天，明日也許病好了呢！」

大可也自覺頭重脚輕，萬難支撐，祇得又躺了下來。聽女兒要請人去工作，便忙又阻止她道：

「霞兒！請人是不用的，又要給他工錢，又要給他吃飯，我看還是荒一天吧！但是你不用焦急，爸這個病原不要緊，明天就好了。」

春霞芳心暗想，請人這一句話，我原是安慰着你，那裏真的會叫人去工作嗎？遂連連點頭，把被兒塞緊緊。說道：

「我理會得，爸！你勸我不用擔心，我是一些兒不會憂愁的，因為我早知道爸爸這病不要緊。不過爸自己心中也別憂愁吧！……爸！我泡飯燒好了，你要不潤潤嘴兒？」

大可聽女兒這樣安慰，也就很放心，便點頭說好的。春霞遂盛了一碗，把昨夜吃乘魚碗取出，喂着大可吃了一半。大可搖了一下頭，那意思是不不要吃了。春霞端到桌上，自己吃了一碗泡飯。便又走近床邊，聽爸爸好像又睡着了似的，便也不驚動他。心中暗想，這完全是勞力過度所致，睡一天也許就好了。遂提了一藍芋芳，悄悄的到田大嫂家裏，祇見她尚在梳洗。便輕輕叫道：

「田大嫂！爸爸說我們常吃你的東西，心中很過意不去，這些兒芋芳，送給你吃吧！」

「喲！春霞！你這就太客氣了，吃了東西，難道一定要還禮嗎？這你也未免和我太生疏了。……」

「這並不是還禮，一些兒芋芳，數也數得出，算妹子一些心。嫂子如不嫌少，就別和我客氣。」

田大嫂聽她這樣說，不得不含笑接過，道了謝，並問你爸可到田裏去了嗎？春霞聽提起爸，不免雙眸颯感。說道：

「我爸爸竟病了呢！大概是太勞苦了。所以我正懇求大嫂子，給我隨時去照顧爸爸，我到田裏去工作了。」

「喲！你爸病了嗎？這可怎麼好呢？你一個女孩兒家怎能做這種事情，你爸不是常不許你幹嗎？……鄉下沒有醫生，這也真……」

田大嫂聽春霞爸病了，吃了一驚，搓兩手，這顯然也很替她憂愁。春霞嘆了一口氣，搖頭道：

「就是有醫生，像我們這樣貧苦人家，也是沒錢請的。田大嫂！女孩兒家和男人家是沒有分別的，所以我決定往田裏工作去。將近午時，我回來燒飯。你祇要給我侍候爸一些兒茶水，那我真感恩不盡了。」

「既這樣說，那你就放心前去工作，家裏的事情，我都給你料理好了。午飯我送來給你，你也不用來去的多麻煩了。」

田大嫂聽春霞這樣說，心中一想，不去工作，也是不好的。遂點頭答應，很懇切的回

答。春霞當然有說不出的感激，眼皮兒一紅，忍不住要滾下淚來。伸手緊握了她的手，明眸凝視着她，却是默默地一句話也沒有。田大嫂知道她是內心感謝的表示，遂拍着她肩兒。說道：

「你放心！我回頭立刻就到你家裏照顧去。我們像自己人一樣，你的爸好似我的爸，你也不必說什麼客氣話了。」

春霞聽了，祇說得一句我心裏記着你，便匆匆回到家裏，在牛棚裏牽了牛，背着鋤頭，走出門來。祇見田大嫂正向自己家裏走，心裏自然很安慰，於是便自管到田裏工作去了。

太陽的影子已漸漸地正中，春霞正在田裏趕牛勤墾，忽見田大嫂已提了飯盒子來了。春霞便忙走上岸來，笑盈盈叫道：

「田大嫂！多謝你，累 辛苦了，我爸爸可有好些了嗎？」

田大嫂聽她這樣問，可見她身子雖在田裏工作，心却對在爸爸的身上。見她兩袖和兩袴脚捲得高高的，粉頰白裏泛紅，額上香汗盈盈，兩脚染得烏黑，嬌吁喘喘，顯然她是這一分兒的用力。心裏真是又憐又愛，遂也含笑說道：

「你爸爸好得多了，他一覺醒來，問你到那兒去？我從實告訴他，他嘆了一聲，說苦

了這孩子。我恐怕你乏力肚餓，所以把飯早些送來了。」

春霞聽了，又喜又悲，喜的爸爸病好些了，悲的是自己命苦。慌忙接過飯盒，向田大嫂連聲道謝。說道：

「我倒沒有餓，那麼這飯盒子晚上我帶回來吧！田大嫂先回家自己吃飯去，爸爸也喂他吃一碗，我也不說感謝的話，心裏記着你是了。」

「我都知道，你不用担心的。我來的時候，你爸爸曾叫我囑你下午早些回去，別太辛苦了，你爸爸要不安心呢！」

田大嫂一面叮囑，一面已回身走了。春霞答應，見田大嫂走遠，便又到田裏去工作了。直到別的農人們停止了工作，他們家裏也有人送飯來，春霞方才跳到岸上。坐在一塊大石上面，把衣袖揩去額上的汗珠。一面將飯盒打開，盛了一碗，見有兩隻小菜，一碗芋艿，一碗青菜。春霞知道田大嫂把自己送她的芋艿反來煮給我吃了，心裏真有無限底感激。正欲握筷吃的時候，忽聽得有人急急喊道：

「霞姑娘！咳！……你的爸爸呢？」

這驟然來的呼聲，把春霞驚得抬起頭來，定睛向前望去，頓時羞得兩頰緋紅。原來迎面

奔來的一個少年，正是白卿雲。一時猛可想起，自己昨天原約他到田裏來的。當時本不料到爸會生病，此刻自己這個情景被他瞧見，這是多麼的不好意思。欲把兩腳躲藏，却是沒有地方可以躲避。但不理人家，究竟也不是個道理。祇得放下飯碗，站起來含笑說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可

是給我送書來的嗎？真對不起你

！我爸爸不知怎的？今天竟病了

。我沒了法兒，

祇好代爸爸來工

作。家裏的事情

：「喲！白先生！你這許多書都送給我的嗎？」

春霞見他皺了雙眉，一面把手中拿着厚厚的書本，遞了過來。遂連忙伸手接過，揚着眉兒，笑盈盈的回答。卿雲見她跳了跳脚，這意態顯然是十分底喜悅。想來她爸沒有什麼大



，託了田大嫂。

就是這飯，是田大嫂剛纔給我送來的呢！」

「啊！你爸病了嗎

？……不知可要緊嗎？……」

「大概不要緊……

病，心裏放下一塊大石。望着她紅暈的臉兒，笑道：

「都送給你的，你慢慢兒的看吧！……霞姑娘！那麼你自管先吃飯呀！別冷了呢！」

「白先生！你可曾用過飯嗎？……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把書放在草地上，又拿起碗筷，向他問着。卿雲點了點頭，兩眼儘管望着春霞的俏腳兒出神。春霞被他這一陣子呆瞧，真是萬分的不好意思，秋波睃他一眼，紅了臉兒。嗔他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這樣呆瞧作什麼呀？……」

「霞姑娘！你別誤會，我瞧了你這一雙神聖的污腳，使我想起在上海搭指甲油穿高跟鞋摩登姑娘的腳，我心裏實在有非常的感觸。唉！我真恨世界上的事情，太不平等了。同樣是大地上的人類，爲什麼所受到的待遇，有這樣的差別。……」

卿雲把他視線又望到春霞的臉上來，春霞見他明眸中含了無限底柔情蜜意，好像替自己非常扼腕的模樣。心中暗想，這卿雲真也癡情得可憐了。倒反而笑起來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以爲世界上這樣就稱爲不平等了嗎？要知道不平等的事兒真多着哩！我以爲拿氣力換飯吃，很有個意思。……」

卿雲想不到她會說出這兩句話，覺得言在意外，含蓄得非常深刻。一時更加敬愛得五體投地，頻頻點頭道：

「霞姑娘的話不錯，但是我們要在世界上求平等，實在非埋頭苦幹不可。……不過我覺得像霞姑娘這樣的才貌，很不應該吃這樣的苦工作。」

「這話也不盡然，你以爲一個姑娘生得模樣兒好些，就祇配像花一般的給人家賞玩的嗎？……誰應該吃苦，誰不應該吃苦，白先生是個思想不平凡的青年，今天這話，未免有些輕視女孩兒家了。」

「不！不！霞姑娘！你又誤會我了，我的意思，說你有這樣的見識和思想，實在可以在社會上幹些事業，埋沒在鄉村裏，我以爲可惜。」

春霞見他這樣慌張的神情，忍不住抵頭嫣然笑了。秋波脈脈含情的瞟他一眼，搖了一搖頭。說道：

「在社會上做事，談何容易。我是個鄉村的姑娘，根本談不到。你說我有思想有見識，其實我也不知道思想見識究竟是什麼？我祇知道有人有侮辱我的意思，我是竭力要反的。」

「不過我憑良心說一句話，的確並不會有侮辱你的意思。你想，我是同情你的一個人，你也是同情我的一個人，我那裏肯忍心來侮辱你嗎？」

卿雲見她一面吃着飯，一面笑盈盈的回答。便忙誠懇地向她解釋，春霞聽了這話，芳心不覺一動。露齒燦然笑道：

「我知道你不會侮辱我，……但是你的情感太濃厚，似乎有些兒柔弱的表示吧！」春霞說到這裏，覺得自己把他竟看作女孩兒家一樣了。心裏很感到不好意思，別轉臉兒，抿着小嘴，忍不住啞啞笑了。卿雲聽了這話，兩頰不禁也紅了起來，在一個姑娘面前，還給姑娘說柔弱，難道我是真的這樣柔弱嗎？不覺笑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這話有趣，你打那兒瞧出我的柔弱呀？……不過我知道你的眼力不會錯，我也承認自己太柔弱，假使你有勇氣的話，最好多給我一些兒，不知你肯灌溉我嗎？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這就愈加感到不好意思，彎了腰兒，却直不起來。卿雲雖沒見她在作什麼，但猜想過去，她一定是笑得那分兒有勁了。便忙又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別笑了吧！快坐在石上吃飯了，我不和你說了，累你笑彎了腰，透不過

「氣哩！」

春霞這才回身過來，俏眼兒又瞟他一眼，紅暈了雙頰，便自坐到石上去，很快的低頭吃飯了。卿雲站在旁邊，瞧着她那雙腳上的泥水，被太陽曬乾，便皺出裂痕來。心裏十分肉疼，這樣白嫩腳，若常浸在泥水裏勞苦，將來不免要變成黃黑。一時起了無限底同情，不禁把自己皮鞋襪兒脫去，捲高了袴腳，又把西服上褂脫了，放在草地上。對春霞笑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休息一回，讓我給你盡些兒朋友互助的義務吧！」

卿雲說完了這兩句話，却已飛步向田裏奔去了。這突然來的舉動，瞧在春霞的眼中，不禁又驚又喜，慌忙放下碗筷，向他喊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……你……不能夠的，……叫我如何對得住你呢？」

卿雲並不理他，早已扶着犁把，趕着牛墾土了。春霞心中這一感動，真是無可形容。忙把他的上褂拿起，放在大石上。一面理過了碗筷，一面便也奔到田裏去。望着他的臉頰，啞啞的一笑。催他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快上去吧！我怎敢叫你努力？」

「霞姑娘！你別說這樣話，我喜歡這樣幹，你就別阻我。要不我們兩人一塊兒合作幹

吧！那倒也很有意思的。」

卿雲說着，便伸手把春霞拉到身旁，兩人並肩的趕着牛向前走。春霞瞧此情形，芳心不免蕩漾了一下，明眸脈脈地凝望着卿雲，情不自禁的抿着嘴兒笑起來。

兩人在田裏一面工作，一面談笑。說也奇怪，不但沒有感到一些兒勞苦，而且還覺得相當的有趣。好像沒有一回兒的工夫，那太陽已漸漸的向西斜了下去。春霞見田裏泥土是墾得鬆了，今天下午工作似乎比上午加了一倍，但身子却並不疲乏。這當然不得不感謝卿雲的互助，心裏無限底喜悅。揚着眉兒，蘋果般的兩頰笑渦便又掀了起來。對他說道：

「白先生！我真感謝你極了，明天我可以下秧了。你辛苦了一下午，這時快上去休息一回兒吧！」

「那麼你也別工作了，我們一塊兒休息好嗎？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便含笑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兩人於是攜手，牽了耕牛走上岸來。不料正在這時，忽聽有人叫道：

「哟！少爺！你怎麼在幹這一種的事兒呀？」

卿雲聽了，連忙回頭望去。原來是家裏僕婦趙媽，正從這裏路過，不料竟被她瞧見，

時紅了臉兒。笑道：

「沒有什麼事，幫着玩一回兒。……」

趙媽見少爺僞促不安的神情，心中暗想，少爺準是愛上了這個姑娘。但我們是何等樣人家，豈要這樣貧窮人家的女兒，來做少奶嗎？前兩天我到城裏瞧一個親戚，她東家的一位小姐生得很不錯，我本想在太太面前說親的，後來也忘記了。現在少爺竟和這種野姑娘混在一起，將來不免要被她引壞的。我快向太太告訴去，給他早定了親事，省得他在外面胡鬧。趙媽這樣想着，便說道：

「少爺！你是金枝玉葉的身子，怎受得住這樣勞苦？快早些回家吧！老爺太太等着你哩！」

卿雲雖然感到她未免有些多事，但因為她是叔父家的多年老僕婦，也不能十分的得罪她，連聲答應知道了，趙媽方才回身走遠去了。

「白先生！我真抱歉得很！回頭你到家裏，不是要被叔父責罵了嗎？」

春霞見趙媽神氣活現的樣子，顯然是很輕視自己。心裏這就感到十分的不快樂，同時又非常的懊悔，不該允許他幫助我工作。凝眸沈思一回，便望着卿雲低聲兒說。卿雲握着她纖

子，誠懇的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別生氣，這種女僕的話，我是祇當他放屁。一個人連這些兒事，都要受家庭束縛，那不是太不自由了嗎？況且叔父未必會罵我，你又何必說抱歉的話呢？……我們此刻還是快到溪水邊去洗清了脚吧！」

卿雲說着，把地上的鞋襪和上褂，都挾在脅下。春霞遂也拿了鞋襪，同到溪邊去洗了脚，穿好鞋襪。卿雲忽然記得一件事，忙從袋內取出一張小照，拿給春霞看。笑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瞧瞧這是誰呀？」

春霞連忙拿來看，祇見裏面一個姑娘，兩脚浸在溪水裏正洗着脚。猛可理會這是昨天自己洗脚時，他站在對面，手拿快鏡攝去的。一時又喜又羞，紅暈了臉兒，瞅他一眼。嫣然笑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昨天偷攝的吧！……」

「哈哈！你瞧攝得可好？你的姿勢也真自然極了。」

卿雲攜着她手兒，一面向田裏走，一面嘻嘻的笑着問。春霞睜珠一轉，掀着酒渦兒，頻頻點頭。笑道：

「白先生！這張送給我好嗎？」

「是你的像片，你怎麼向我討呢？我晒了兩張。一張給你，一張我想問你來了來，並且請你給我題個字，不知你能答應我嗎？」

兩人說着話，已到田邊的大石旁，卿雲在袋內又取出一張，和一支鋼筆，交給春霞。春霞拿在手裏，秋波凝望着他憨憨的笑道：

「你叫我題個字，我寫得不好，你別見笑。……」

「不管寫得怎樣？祇要是你親手寫的，我心裏就喜歡。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芳心蕩漾了一下。瞟他一眼，抿嘴嫣然一笑。便把照相翻轉，放在大石上，蹲了身子，很當心的寫了兩行字。拿給卿雲，抿嘴祇管嗤嗤笑。卿雲接過，祇見上面寫着道：

卿雲先生惠存，呂春霞敬贈。

字跡雖然很嫩弱，但却寫得很整齊。心裏十分歡喜，好像十分珍愛的藏進袋內，向她彎腰，連聲道謝。春霞扭捏着腰肢兒笑了，卿雲也笑起來。

兩人並肩坐在石上，絮絮地又談了許久。這時暮色已籠罩了大地，春霞想着爸爸病着，

便要早些回去。卿雲聽了，便在袋內摸出一張五元鈔票。說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爸的病雖不要緊，但我以為總安給個大夫瞧瞧才對。……我和你一見如故，彼此既結了朋友，就應該有互助的義務，這一些請你別推却吧！」

卿雲說到這裏，把鈔票已塞到春霞的手裏。春霞因為心裏太感激的緣故，一時呆望着他反而怔住了。卿雲把地上書本和飯盒拿起，一併交給春霞，自己給她牽了牛繩，微笑道：

「霞姑娘！我們回去吧！你瞧我這個情景像什麼？」

春霞聽他這樣問，便回眸望他一眼，情不自禁的嫣然一笑，脫口說道：

「倒有些像七夕中的牽牛郎哩！……」

春霞既說出了口，倒又害羞起來，兩頰頓時飛起朵朵桃花，低頭不禁又笑了。卿雲聽了這話，心裏蕩漾了一下。忍不住呵呵笑道：

「我真的很希望作個牛郎，但不知誰肯給我作個織女哩！」

卿雲說着，目不轉睛的祇管望着春霞粉頰。春霞芳心可可，秋波睇他一眼，雖然沒有回答，但兩人四目相對，却是會心的嘖嘖一聲笑了出來。

第三章 兒女情長無限纏綿意 老親病篤難完破碎心

一鉤新月，已從堦壁似的天空中悄悄地掩映而出。趙媽回到白家，走進上房，祇見裏面已亮了燈火。老爺仲寰和太太兩人，坐燈旁，一個吸着烟捲，一個嗑着西瓜子，正在撩天着解悶。聽太太對老爺說道：

「雲兒今年也有二十一歲了，我想早給他定一頭親事，一則，我們年紀老了，家裏也要有個人料理，而且也可以服侍服侍。二則，上海是拆白黨最多的地方，看看都像公館裏的小姐太太，其實骨子，都是不要臉的女人，專門勾引一般年輕的子弟。而且現在學校裏女同學也很多，他們名義上是讀書，實際上是軋朋友，談戀愛啦！上跳舞場啦！做父母辛辛苦苦賺來的錢，都給他們在外面瞎胡調。這是多麼心痛。像雲兒還是你的姪子哩！他每年要化到一千多元錢，我所以叫他在高中畢業那年做生意去，就是怕他在外面書倒不讀，只知道談愛情。現在我們義務也盡到底了，就給他娶個媳婦。萬一他在外面愛上了什麼女學生，那叫我們怎樣看得上眼。這種媳婦娶進門，不要說叫她來服侍我，恐怕還要叫我去服侍她哩！所以早給他定了親，也好使他不再操什麼

野心思了。不知道你的意思，以爲怎樣？」

白太太這一套話，表面上看似疼愛卿雲，暗地裏還是含了妬意。而實際上却要把卿雲一切，抓在自己的手掌裏。仲寔聽夫人這樣說，他噴了一口烟，點頭說道：

「你的意思也很對，不過雲兒這孩子我知道他很懂辛苦艱難，至於在外胡調，那倒可以不用担心。你瞧他每學期考試成績，不是很好的嗎？但你要給他定一房媳婦，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。反正明年暑期裏他可以畢業了，畢業那年結婚倒也很有意思哩！」

白太太聽丈夫這樣贊美卿雲，心裏有些不樂意。哼了一聲，回眸白他一眼。冷笑道：

「自己肚裏養出來的兒女，古人也有一句話呢！廿歲兒子不由爺，廿歲女兒不由娘，何況他是你的姪兒子哩！你這樣替他老實聽話，但願他果然這樣那才好。否則：明兒他長齊翅膀，不認得人的時候，那你真要氣死了。」

「其實我也不希望他來養我們，我有了這許多家產，自己而且又有兒子，那還愁什麼呢？我所以培植他到大學，實在因爲哥哥臨死時的囑託，想起哥哥祇有這一點骨血，可以有能力給他造就，我總盡我的責任。至於以後雲兒不能孝順我倆，這是他的良心。祇要我能對得住已死的哥哥，其他一切的話，也就不用了。」

仲寰這幾句話，已是說完了他的存心。白太太再要想進讒，也是無從說起了。這時他的七歲兒子晴雲從外奔進來，白太太便抱起他的身子，向他小臉兒吻個香，口喊着我的心肝寶貝不停。趙媽在熱水壺裏倒了兩盃熱氣騰騰的玫瑰茶，放在兩人面前。眉花眼笑的搭訕道：

「太太！你說要給大少爺定房少奶，這意思是非常的好。本來我也不敢多嘴，因為這事情，有關於老爺太太的名譽，所以我不得不告訴太太的。」

仲寰和白太太聽了這話，都大吃一驚。白太太似乎已肯定卿雲在作下流的事了，鐵青了面孔，向仲寰冷笑一聲。說道：

「你的姪兒子真是個好……趙媽！你快告訴我吧！他在作什麼丟臉的事啦？」

「太太！你千萬別動氣，論理大少爺這樣年齡，也難怪他了。但是不該和這種野姑娘混在一起，這也未免太失了自己身分了。……」

白太太聽到這裏，以為卿雲一定在那家鄉下姑娘那裏作不正當的事了，一時火上添油，氣得連說該死！該死！一面又急問道：

「趙媽！你快說，他和那家姑娘混在一起，你怎麼樣看見的呢？」

「就是村中最最窮的呂大可女兒呀！我從阿狗娘那裏回來，經過田畝，却見少爺繫着

那個野姑娘趕牛耕田，赤了脚，捲高了衣袖，我看他滿額是汗，好像還非常高興模樣哩！假使被老爺的朋友瞧見，那不是很丟臉的嗎？而且這種人家的女兒，也不配作我家的少奶呀！所以太太說早些給少爺定個親，這倒也是很要緊的哩！」

仲寬夫婦倆聽了，方知卿雲祇不過幫着人家姑娘耕田，並沒有幹那非禮的事。仲寬心中暗想，呂大可的女兒，想來一定生得好模樣兒了，不然卿雲怎麼會和她混在一起？但一個窮人家的農家女兒，無論如何生得美麗，爲了生活而操作，也決不會十分美貌了。這一件事，雲兒做得太沒分寸，回頭倒要好好勸解他一番了。白太太却認爲是攻擊卿雲的一個好機會，氣憤憤的說道：

「什麼？他會和這種野姑娘在一起嗎？這真太不長進了。辛辛苦苦培植他到大學讀書，滿想他結交幾個閥人偉人的朋友來，倒也罷了。誰知却和農家姑娘在一起，他倒不會去和教化姑娘做朋友嗎？你做叔父的坍得下這個面子，我可也有親戚朋友呢！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你和我吵有什麼用，孩子年紀輕，不懂事，等回兒我教訓他幾句也就好了。」

仲寰見她狠狠的瞅着自己，冷護熱嘲，竟和自己鬧起來。遂站起身子，連吸烟捲，在室中踱步，表示他內心感到十分的煩惱。趙媽意思，原是自己要作個媒，不料老爺太太倒多起嘴來。心裏自然很感不安，慌忙笑着說道：

「太太！你也不用生氣，少爺他會和這種姑娘做朋友，想來他也很需要一個少奶了。那麼就給少爺定個親，我倒有一個很好的姑娘在心中呢！」

白太太聽趙媽這樣說，便望她一眼，問道：

「你說的是誰家姑娘呢？」

「我的表姊，在城裏一分姓朱的人家作僕婦。姓朱的是開百貨商店的，他有一個小姐，名叫鳳英，容貌很好，今年只有十九歲，和少爺真是一對。這位鳳英小姐的性情也真好，家裏雖然有錢，粗細活兒一把抓。這樣姑娘也很難找，太太以爲對的，我可以問她要張小照來看看，太太準中意哩！」

趙媽聽太太問她，心裏喜做得了不得，便笑咪咪的說了一大套。白太太對於粗細活兒都會幹這一句，很聽得進。便點頭道：

「既有這樣好姑娘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回頭待雲兒回家，我和他說吧！……」

正說時，一陣皮鞋聲响進來。趙媽知道少爺回來了，便抱着七歲的晴雲，說二少爺，我們玩去吧！卿雲走進上房，因為是從小喊爸媽的，表示親熱些，所以向兩人含笑叫聲爸媽。仲寰問道：

「你春假還有幾天要滿了？」

「還有五天，我想後天動身，到學校裏整理一下課本。」

仲寰覺得卿雲實在是個很好孩子，一時也無從說起，便唔唔的點了兩下頭。白太太向卿雲望了一眼，叫他坐下。微笑道：

「有人來給你做媒，姑娘叫朱鳳英，她爸在城裏開百貨商店，倒也可稱門當戶對。今年纔十九歲，我想很不錯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卿雲聽嬌娘忽然給自己說起親來，一時心中好生奇怪。臉上罩了一層紅雲，微微一笑。搖頭道：

「我現在還在讀書，既不能幫助爸媽做一些兒事，心裏已感到很不安。我想對於婚事，最好遲幾年再說吧！」

「哼！又不是叫你自已拿出錢來娶妻子，再說也不曾叫你立刻就結婚。你要明白，做

叔父的培植你到大學讀書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個大學生，要尊重自己的人格，水向下流，人向上進，千萬別作失人格的事來才好。我們給你定的親，總不會害你的，難道還是和野姑娘廝混在一起，覺得體面嗎？」

卿雲聽她話中有因，想來趙媽回來的時候，在孀娘的面前擦過了嘴。無怪她見我進來，就抱了晴雲出去了。一時心中很覺氣憤，這趙媽倒也可惡，我和她無冤無仇，要她管這個閒事作什麼？仲寰見他低頭無語，想來趙媽的話不是虛構的了。遂也很婉轉的道：

「雲兒！天下美貌的女子多得很，祇要自己品學兼優，不怕沒有好的妻子。所以你在外面讀書，總要把精神放到學業上去，切勿隨俗浮沉才好。你要曉得你的爸媽祇有你一點骨血，總希望你將來在社會上能幹些兒事業出來，雖然我曉得你也決不是個糊塗的人，但聽了叔父的話，你應該更有了戒心才是。」

卿雲聽仲寰這樣說，方知叔父孀娘都不滿我和春霞交友。但是他們的頭腦也太陳舊了，貧富的階級也分得太深了。窮人家的女兒，就叫人家野姑娘，這話未免太欺人。心裏雖然大不以為然，但口中不得不連聲說是。白太太方欲再向卿雲冷嘲幾句，外面僕婦已來叫大家吃晚飯去了。

連天夜裏，卿雲在自己的臥房裏過遠眺。但見四野寂寂，碧天如洗，眉毛兒似的明月，放發她柔媚的光芒。腦海裏不覺又映出春霞姑娘的臉龐，眉如春山隱，眼如秋波橫，兩頰如霞，笑渦生春……模樣兒的好，那不用誇獎。思想的敏捷，見識的卓絕，我幾乎不相信她是一個農家的姑娘。這也奇怪，我對於春霞的環境，竟會引起了無限底同情和愛憐。我不欺騙自己，赤裸裸的老實說，我的確已愛上了她。……不過叔父和孀娘今晚的話，顯然是不贊成。那麼我和春霞自然很難有結合的一天，萬一孀娘私自給我定了親，那可怎麼辦？想着叔父孀娘的撫養大恩，我當然不能違背他們老人家的意思。……但是戀愛原是神聖自由不受任何一切約束的，免強的婚姻，等於市場上的商品買賣，這是一個人終身的幸福，怎能隨便給人家毫不相關的支配呢？假使天天和一個性情不合的女子聚在一處，這人生還有什麼樂趣，倒不還是一輩子不結婚好嗎？卿雲左思右想，無論如何總覺不能忘情春霞姑娘，忍不住仰天長嘆了一聲，覺得世界上的事情真大不平等。好好的一個姑娘，生長在窮苦人家，就被人瞧不起。假使春霞生長在富家的話，誰不贊一聲這位小姐真美麗！可見世人都是勢利的多。……想到這裏，夜風吹拂着臉兒，頓時感到了一陣無限底淒涼！

次日，卿雲並沒出外，坐在書房裏，教晴雲唸書。晚上理了一隻挈匣，走到上房裏，告

訴明日下午動身到上海去。仲寰聽了，自然點頭答應。

第二天一早卿雲匆匆起身，抽空使到稻田裏來，祇見春霞已在田裏播散秧子了。她一見卿雲，便笑盈盈的奔上岸來。顯出十二分親熱的樣子，揪着酒渦兒。叫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早啦！」

「霞姑娘！也不早了，你爸可好些兒了嗎？」

「我爸昨天伴他到城裏瞧過大夫，喝了藥後，出一身大汗，今天已完全好了。我叫爸今天再養息一天，明天才好工作哩！白先生！你這樣慷慨仗義，真叫人感激。爸爸說這樣好人，他親自還要向您叩謝呢！」

春霞站在卿雲的面前，明眸中含了無限底柔情蜜意，脈脈地凝望着他的臉兒，顯然內心是這一分兒的感恩。卿雲見她這個意態，臉上浮現了一絲笑容。情不自禁的去握她手兒，不料春霞却倒退兩步，伸出手掌，給他瞧着。味的笑道：

「白先生！我手髒得很，不要污了你嗎？」

卿雲當初倒是一怔，及至她說出這話，方才理會。見她手掌果然滿着泥土，遂搶上一步，仍把她手兒握來。笑道：

「你以為辭嗎？我就是喜歡你這辭的手哩！」

「白先生！你這話可真的嗎？」

春霞看卿雲這種舉動，倒是出乎意料之外。芳心裏這一快樂，幾乎把她心花兒都朵朵開了。不禁揚着眉兒，烏圓眸珠在長睫毛裏一轉，那頰中的笑渦兒，這就始終不曾平復過。卿雲見她微昂了臉兒，秋波瞟着自己，腳兒還跳了兩跳，這樣驚喜欲狂的神情，是更增加她嫵媚的意態。這就兩手按着她的肩兒，笑道：

「霞姑娘！我對你說的話，沒有一句不真實的。我自從和你談話以來，雖然祇有短短的幾天，不過我的確十分同情你，可憐你，我的意思，很想改造你的生活。……但……我眼前沒有能力，往後我總要設法把你環境轉變得好一些……」

卿雲說到後來，心中有了一陣感觸，不免微微嘆了一口氣。春霞聽他這樣說，自然是感到心頭，情不自禁的假過身去，好像小鳥依人般的柔順。卿雲見她不勝嬌媚的意態，便伸手捧起她的臉兒，凝眸脈脈地望了良久。因為兩人的臉兒是距離很近，鼻尖差不多要碰在一起。春霞自然感到無限底羞澀，紅暈了臉兒，眸珠一轉，嘆的笑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癡了嗎？這樣呆瞧我，不是怪不好意思嗎？」

「今天我要和你分別了，難道你不願給我多瞧一回兒嗎？」

「什麼？白先生今天要回學校了嗎？……」

春霞驟然聽他這樣說，芳心不免一驚。卿雲見他舉目雙眸，這分兒急的模樣，顯然是有些依依不捨之情。一時心裏也很感到淒涼，把右手抬到她的頭上，撫着她被風吹亂的烏黑髮型。柔聲的道：

「是的，我今天下午就要動身的……」

「那麼你什麼時候才可以回來呢？……」

春霞眼皮兒有些紅潤，話聲不免帶着顫抖。卿雲知道她小小的一顆芳心裏，一定也已深深的嵌上了我的影子。遂握着她手，搖了一陣。微笑道：

「學校裏一放暑假，我就可以回來了。暑假的日子很多，那時候我們見面的日子也長哩！霞姑娘！你感到別離的悲哀嗎？但我們祇要埋頭苦幹，等我們暑期中見面時，依舊還是我們現在這樣兩個人，那不是令人感到欣慰嗎？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頻頻的點了兩下頭。心裏不知爲什麼，祇覺有股辛酸，冲上鼻端，制不住那明眸裏的淚水，竟滾了下來。卿雲想不到她會滿淚，一時也不覺英雄氣短，兒女情

長。眼眶子也潤濕了，假着她身子。淒然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快不要傷心了；我總不會忘記你的……」

「白先生！你的情分，使我太感動了。我並不傷心，我因為喜悅過了度。但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？那淚却再也忍不住的要流下來了。」

卿雲聽她說出這樣稱氣真摯的話，心中愈加愛她。便把她納入懷裏，凝望着她嬌艷玫瑰花般的頰兒。微笑道：

「霞姑娘！你心裏既然感到喜悅，那你就對我笑一笑吧！」

春霞聽了，兼之被他抱着，真是又喜又羞，這就破涕嫣然笑了。卿雲見她海棠着雨似的臉龐，這一笑真是千嬌百媚，艷麗也艷麗到極點，心愛也心愛到極點。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，在她鮮紅的唇上吻住了。良久，良久，春霞推開他身子，秋波脈脈，睨他一眼，因為是害羞的緣故，她別轉身子，向前走了兩步。卿雲見她在前面，低了頭兒，那腳尖在草地上翻着小石塊。這意態顯然是嬌羞萬狀，忍不住笑了笑，走上前去，輕輕扳轉她身兒。叫道：

「霞姑娘！怎麼啦？不看我了嗎？」

春霞吃吃的一笑，好像想着剛纔的接吻是愈想愈不好意思，掙脫了他手，身子却向回裏

直奔過去了。卿雲見他這樣天馬無憑的神情，也不禁爲之神往。春霞已走到田邊，却又停了一下來。兩人呆了一回，春霞聽好一回兒沒有動靜，以爲卿雲走了。便偷偷地回眸道：「米瞞他一點，誰知卿雲也呆若木鷄似的出神，這就忍不住對他嫣然一笑。卿雲方才醒來似的，笑道：

「霞姑娘！我走了……那麼再見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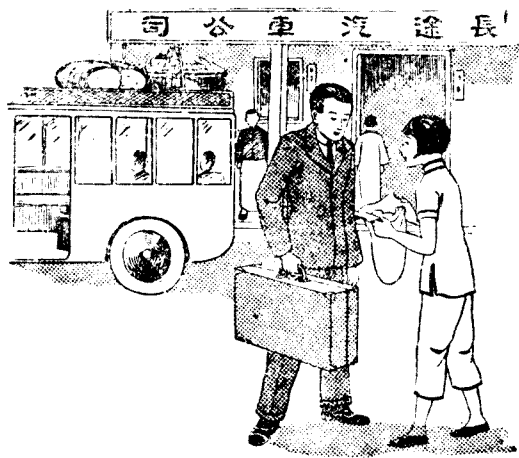
「白先生！慢慢……着……我有話呢……」

春霞聽他要去，心中一急，嘴裏連喊慢着，身子早已奔了過來。卿雲連忙握了她手，呵呵笑道：

「你道我真走了嗎？其實我就是要你走過來呀！」

春霞這才明白上了他的當，兩頰頓時又浮現了一朵紅桃。睨他一眼，忍不住又笑了。卿雲撫她一回兩人柔情蜜意的望了良久。春霞低聲兒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下午什麼時候動身，我好往長路汽車站等着你。」



「我下午一點鐘走，這些免了吧！不是又要費你寶貴的光陰了嗎？」

「嗯！我不要！……無論忙得如何？這些工夫我是一定要抽出的。白先生！你難道不願我送你嗎？」

春霞扭捏了腰身兒，白他一眼，竟像孩子似的撒起嬌來。卿雲瞧此情景，心中真有無限喜歡。連連拍着她的肩兒，賠笑道：

「不！不！你這是那兒話？你能送我動身，我真喜歡都來不及哩！那麼你下午一點鐘準等着我吧！」

春霞這才含笑點頭，兩人遂攜手在大石上坐下，嗚嗚的又談了一回。卿雲恐叔父要找她，便和春霞握別回家了。

下午一點鐘的時候，卿雲提了挈匣，別過叔父嬌娘，一路的匆匆的趕到車站，祇見春霞已先我而至。她換了一套清潔十分的自由布衫袴，手裏拿了一個紙袋。一見卿雲來了，便含笑叫了一聲白先生。卿雲因為她穿得很整齊，而且把頭上那方布兒也解去了，頭髮是梳得光溜溜的，兩頰除了薄施一層香粉外，並還塗上了一圈胭脂。佛要全裝，人要衣裳。這一句話真一些兒不錯。春霞也並不曾穿綢緞衣料，踏高跟皮鞋，祇不過稍稍修飾一下，此刻在卿雲

眼裏瞧來，婉如玉樹臨風，自然是愈加秀麗出俗，濃纖得中，修短合度，這八個字贈給春霞，她實可當之無愧了。心中一陣喜歡，便搶步上前，握了她的手兒。親熱的叫道：

「霞姑娘！謝謝你，叫你等候好多時候了吧？」

「不！我也纔來了一回兒。爸爸本要親自來送行，但他身子還未十分復元，叫我代為叩謝。好在往後白先生著期回來，見面日子很多，那時候再親自謝你吧！……白先生！我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你吃，這幾隻鷄子每天給你沖糖湯蛋喝吧！」

春霞兩片薄薄唇嘴一掀，便含笑回答出這兩句話來。卿雲心裏很感動，緊握着她手道：「霞姑娘！你怎麼老把這一些兒小事放在嘴裏，這不是叫我很不好意思嗎？要知道我們往後更要互助呢！……這鷄子你……每天不是自己也可以吃嗎？我以為彼此心裏祇要都有你我這兩個入，其他一切也就不用客氣了。」

「這……我並不是和你客氣，鷄子是我家裏現成的東西，不是化錢買來的。而且每天沖一個吃，對於身體也很有益。白先生假使不嫌少，你就給我帶了去。……」

春霞秋波脈脈含情的凝望着他，說到這裏，也不徵他的同意，伸手提過他的挈匣，放在地上，打開蓋子，把一袋鷄子裹在衣服裏面，依舊蓋上。提起交給卿雲，望他嫣然一笑道：

「白先生！你需拿得小心，不然弄破了就要髒了你的衣服哩！」

卿雲呆呆的瞧了她這個舉動，真把她愛到心頭，感入骨髓。兩人相對望了一回，卿雲撫着她手，低聲兒道：

「霞姑娘！我也沒有什麼話可以對你說，祇希望你身子永遠健康吧！」

「白先生！我也同樣的希望你身子永遠健康……」

春霞說到這裏，不知怎的，心裏有了一陣感觸，那眼皮兒便又紅了起來。卿雲望着她戀戀不捨的情景，遂安慰她道：

「你別傷心！往後見面的日子多着哩！祇要我們沒有更變他的環境。……不過你放心，我決不是個見一個愛一個的……」

「我知道你的心，白先生！我此刻祇覺得有許多話要跟你說，但是不知有什麼東西塞在我的喉嚨口，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……好在……你也許已經明白我心中要對你所說的話了吧！……我也不說了。……」

春霞這幾句有趣的話，聽進在卿雲的耳裏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及至仔細一想，把她話兒回味起來，真好像嚼橄欖一樣。覺得霞姑娘的多情，真是超過了世界上的一切。她的意思·

就是我倆早已心心相印，也無用再拿話來代表了。一時頻頻點了一下頭，明眸中含了無限柔情底目光，凝望她玫瑰花兒般的嬌靨，良久，微笑道：

「不錯！你所要說的話，我都全知道了。……霞姑娘！……我們再見罷！」

卿雲連連搖了她一陣手，提起地上的挈匣，和她點頭含笑，身子已向後轉。春霞沒有回答什麼，眼睜着他跳上了長途汽車。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要這樣傷心，竟忍不住眼眶裏的淚水，紛紛涼了滿頰。

「春霞！……你別傷……快回去……吧！……」

卿雲從車窗裏探出頭來，驟然瞧見春霞粉頰上，已沾滿了無數的淚痕。一陣陣離別的悲哀，充滿了在他底心頭。情不自禁的高喊了一聲，向她揮了揮手。春霞聽他話聲是有些兒哽咽，心頭更感到悲酸的滋味。淚眼盯住了卿雲，也高高舉起了纖手，不停地搖了幾搖。

「拍……拍……呼……呼……的……」

長途汽車後面的汽管裏，放出了一股烟，接着車身便向前開動。春霞目送着汽車在平坦的大道上前進，終至於被兩旁的樹叢兒吞沒了影子，四周的空氣，依然恢復了他原有的沈寂。春霞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，方才把她高舉在空中的手臂，懶懶地放下來。攥了一顆黯然

銷魂離愁的心，一步挨一步的踏上了歸家的途上。陽光雖然是熱烘烘的，春風雖然是暖和他的，但在她底心頭，終感到了一陣說不出的淒涼！

「……這位可不就是呂家的春霞姑娘嗎？我和你說幾句話。……」

春霞將要走到家的時候，忽見迎面走來一個老媽子，向自己招呼着。春霞忙抬頭仔細一瞧，認得是白先生家裏的僕婦趙媽。遂停止了步，也向她含笑叫道：

「你不是趙媽媽？你有什麼話對我說啦？」

趙媽走近她的身邊，拉起她的手兒，走到路旁一株柳樹下站住。向春霞臉上打量了一回，微笑了一笑。悄聲兒說道：

「你和我家的少爺，不是很要好嗎？」

春霞驟然聽她問出這個話來，一陣無限底羞澀，滲入了她處女怕難爲情的心房，頓時把兩頰漲得緋紅，垂下了眼皮，却是回答不出一句話來。這樣嬌媚不勝情的意態，在趙媽眼中瞧來，是更增她內心底妬忌，暗自罵了一聲不要臉的狐媚子，我少爺真被你迷住了。遂冷笑了一聲，又說道：

「姑娘！我告訴你，我家少爺雖然很愛你，但你千萬不能纏住他。因爲你倆人要好的

情形，被我家老爺太太知道了，心中便非常的憤怒。昨天把少爺大罵一頓，說再和這種不要臉的野姑娘混在一起，便要把少爺趕出，不許他繼續求學。我想少爺本是個很好的青年，不能爲了你，而害了他的一生。所以你要想得明白些兒，一個貧窮人家的野姑娘，要做有錢人家的少奶，天下決沒有這樣容易的事。……我勸你快死了這個念頭，假使你再纏住我家少爺，那時我家老爺便告你引誘年輕子弟的罪……你恐怕要後悔也來不及了。……」

春霞做夢也想不到她會說出這一篇話來，她簡直當着自己侮辱，心中這一氣，頓時全身發抖，手脚冰陰，臉兒一陣紅，一陣白的轉變了鐵青。抬起頭來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嬌叱道：

「趙媽！你話說得清楚些兒，你們有錢祇管有錢，我們貧窮也並不曾求乞過你，你怎能當面侮辱我野姑娘，這話簡直是放屁。至於你家少爺前天幫我耕田，原是他自己偶然高興，我那裏曾纏着他？笑話！笑話！世界上的事情太笑話了，你仗着主子的勢力，敢侮辱我嗎？……我不要臉嗎？……你這狗眼有人低的奴才，真是不要臉呢！誰纏住你家少爺……真氣死人了。……」

春霞愈說愈氣，她一些兒不肯示弱。她明白同吋大地上的人類，有了幾個錢，決不是能夠欺侮貧賤人家的女兒。一陣一陣的憤怒和不平，在她心頭激起了強烈的反感。恨恨的也向趙媽教訓了一頓，身兒早已向前發狂似的直奔了。趙媽倒也料不到她會這樣的反抗，心裏雖然氣憤，但她既然已經向前奔了，也就不用和她多纏繞了。祇要她聽了我今天的話，能夠不再向少爺談愛情，這也就是我的勝利了。於是望着她奔遠的後影，臉上浮現了一絲陰險的猶笑！

春霞這一陣子的奔跑，早已到了自己家的門口。剛纔那一股不肯示弱的勇氣，此刻不知到那兒去了。心頭祇覺得無限悲酸和傷心，除了滿眶子的熱淚向上湧，她氣得幾乎失聲要哭出來。她站在門口，並不立刻走進屋裏去，她又覺得自己不應該這樣傷心，這老不死的走狗，不是也給自己痛罵了一頓嗎？滿淚是弱者的表示，我決不能爲了這種毫無人格的奴才說幾句話，而淌自己寶貴的眼淚。春霞既然這樣想着，於是她擦乾了眼淚，裝做毫不介意的模樣，推門進去。祇見爸爸已在房中踱步，他瞧女兒回來。便含笑問道：

「霞兒！白少爺走了嗎？」

「唔！……走了。……」

春霞低了頭，移步走到桌旁坐下來。大可瞧着女兒這意態，顯然是有些不快樂。爲什麼不快樂？當然是爲了白先生走了。這樣看來，這癡妮子和白先生竟已有了愛素作用了。忍不住微笑道：

「霞兒！怎麼啦？你心裏不高興嗎？」

「誰不高興？爸爸！你這時怎不睡一回兒呀？讓我換了衣服，到田裏工作去吧！」

春霞聽爸這樣問，心裏感別了一陣不好意思。猛可站起身子，走到爸的面前，扭捏着腰兒，眉毛一揚，撇着笑渦兒，故意裝做很快樂的樣子。大可瞧了女兒這樣嫵媚的意態，枯黃臉上也含滿了微笑。撫着她的雲髮，慈愛的說道：

「那麼你今天下午也別去工作了，我們大家休息一回，明天爸和你一塊兒往田裏下秧去吧！」

春霞因爲胸中有了無限底心事，一時也懶怠前去。爸既疼愛自己，叫我休息一回，遂也點頭答應了。

這天夜裏，春霞躺在床上，那兒合得上眼。一顆芳心，祇是細細的思忖。趙媽說卿雲的叔父嬌娘，把卿雲大罵一頓，原因是爲了和我廝混在一起，這話也許是實在的。不過卿雲在

我面前，却爲什麼一些兒不曾提起呢？他曾懇切的對我說，祇要彼此不更變他的環境，你放心，我不是見一個愛一個的……這兩句血淋淋的話，他意思中是有了非我不娶的決心。這樣懇切真摯多情的少年……怎不要叫我感激零涕呢？但是我一顆歡喜還不曾到一整天的心，却驟然又會遭到一重打擊呢？想到這裏，心中萬分悲傷，默默地把淚又淌濕了枕頭。趙媽的話，雖然太以過分的侮辱我，不過想着你一個貧窮人家的女兒，想做有錢人家的少奶，這天下恐怕沒有這樣容易的幾句話，……真令人無限感慨，因爲卿雲的叔父母的確有這樣的觀念啊！卿雲是一個很好的青年，假使爲了戀我，而真的使他失了學，遭到他叔父母不幸的待遇，那我心中是多麼的感到不安。我是心中因爲感他的深情，所以心中不由自主的愛着他，但爲了愛他，而反害了他，這我於心又如何能忍？唉！卿雲啊！我爲了你的前途光明着想，我決不再忍心來戀愛你了。但這原不是出於我的本心，我所以竭力要斬斷這一縷情絲，我實在是不忍累苦你，同時我又怎樣的感到痛苦啊！……一陣一陣底無限傷心，滲入了她已破碎的心房，她忍不住伏在枕上嗚咽哭起來。

「霞兒！霞兒！……你怎麼啦？」

「爸爸！我沒有什麼，我夢魘了……」

春霞這一哭，把大可驚得連連問着。春霞聽着爸爸蒼老的聲音，她慌忙停止了哭泣，圓了一個謊。大可聽了女兒的回答，却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。春霞暗想，我實在不應該爲了兒女私情，而太傷心，引起爸爸的疑惑和不快，聽他的嘆聲，多少也是含了一些感慨吧！我知道卿雲雖然被他叔父母責罵，但這些原不能灰了他愛我的決心。假使他受了阻礙而放棄了我，那今天早晨他又何必再來開照我呢？可見他是打破了一切的艱難，始終如一的愛我到底。不過他的志願，一定是和他的環境相反。倘若我接受他的愛，那麼他勢必要遭到叔父母的苛待……這樣他的前途是有許多的不利。我爲了他的利害計，那我決心的忘了他吧！……想到這裏，暗自唸道：

「卿雲！卿雲！你的深情，我祇有來生報答你吧！」

唸完了這兩句話，已是聲淚俱墜。黑夜沈沈，爸的鼾聲，送入了耳鼓。想着明天一千還要和爸往田裏去工作，爲了生機的相逼，不得不拋開了兒女的情愛，含了一眶子辛酸而又憤憤不平的眼淚，模糊地入夢鄉去了。

光陰似流水般的逝去，榴火照眼，芟荷張蓋，不知不覺又到了盛夏的季節了。春霞這天坐在屋簷下的樹蔭裏，一回兒想爸爸這樣大熱的暑天裏，可憐他還要去作耘田趕水的工

作，真也夠辛苦了，一回兒又想暑天是到了，白先生也可以回家來了，假使他來找我，我到底理他好，還是不理他好？否則我把苦衷告訴了他，叫他別來愛我一個貧窮可憐的姑娘了吧！想到這裏。忍不住又長長嘆了一聲。

「呂姑娘！好久不見，明兒請你喝喜酒了，我家太太已給少爺定了親哩！」

忽然趙媽從路旁走過，向春霞笑嘻嘻的說着。春霞聽了這話，好像一支利箭穿過了心那般的疼痛，恨恨的白她一眼，理也不理她的走向屋子中來。坐到桌邊，想着趙媽這奴才真不是人，她所以給我這個消息，難道算爲氣氣我嗎？因緣是前生注定的，像我這樣的一個苦命姑娘，本來沒有福氣和卿雲結爲夫婦……想到這裏，她忍不住伏在桌上又哭了起來。約摸五分鐘後，春霞忙又止了哭，暗想，我這妮子也太癡得可憐了，這又何必哭得如此傷心？難道我也算爲遭到失戀的痛苦了嗎？好好兒的被人瞧見了，不是要當笑話嗎？春霞這樣想着，逆把纖手擦着眼皮，竭力忍住了心中的失意底悲哀和慘痛！正在這個時候，忽然聽得門外一陣嘈雜的聲音，接着就聽田大嫂的聲音大喊道：

「春霞！……你爸爸在稻田裏中了暑哩！」

隨了這話聲，早見屋外擁進四五个農夫，村中李阿根負着爸爸，一見春霞，連喊快拿開

水，這驟然來的不幸事情，真是晴天中一個霹靂，春霞本來已是萬分的傷心，此刻見了爸爸的情景，更如萬箭穿心，急得哇的一聲哭了。李阿根一面把大可放在床上，一面自己倒了一盃開水，掀起大可的衣服，在他背上刮痧不停。這時田大嫂也拿了一瓶天工水進來，向春霞叫道：

「春霞！你真急糊塗了，這時難道是哭的時候嗎？快把這瓶時疫藥水沖了，給你爸喝吧！」

春霞一聽，這才停止了哭，慌忙收束淚痕，急把藥水倒入盃中，和了開水，走到爸的身邊。李阿根和別的農夫幫她扶起大可，春霞見爸臉白似紙，口吐白沫，便連連喊道：

「爸爸！爸爸！……」

春霞一面喊，一面把盃子湊到大可的嘴旁。但大可的牙關已緊，聽了春霞的喊聲，似尚有知識狀態，睜開眼睛，向春霞望了一眼。但一回兒，又閉了攏來，眼角邊却湧上一顆晶瑩瑩的悲淚。春霞瞧此情景，慌忙一摸他的額角，竟是冰冷了。春霞到此，芳心已碎。手兒一抖，把盃子掉落在地。抱着爸爸的身子，不禁號啕大哭起來。

這時李阿根等衆人，也知道大可沒有救星了，大家放下大可的身子，長嘆了一聲。田

大嫂聽了春霞哭爹的悲切聲音，真是慘不忍聽。含了滿頰的淚水，方欲上前去拉開春霞，忽見屋外走進一個二十七八的中年男子。身穿印度綢白長衫，腳踏白鹿皮鞋履。向田大嫂問道：

「這兒可不是呂大可的家裏嗎？」

第四章 電影起悲觀中年無子 葬親多感激以德報身

盛夏的白晝，四周是都埋沒在靜悄悄裏。好像一個頑皮的孩子，已在他慈母的懷裏熟睡了的一般。忽然一陣軋軋的電風扇旋轉之聲，震碎了寂寞的空氣。這就見一間寬敞的臥房，上首放着一張克羅米的半牀，上懸紫羅紗的蚊帳。右首一隻三門櫥的玻璃衣櫥，對面一隻梳妝檯，中間一張百靈桌，上鋪鍍花檯布，檯布上尚壓着一塊和檯面一樣大小的厚玻璃，上面陳着一盆紅珊瑚。百靈桌旁邊圍了三把克羅米管子的沙發，下首一張席夢思，兩頭兩隻紅木花架子，上面各陳一盆西洋草本，花朵非常美麗。窗上的綠紗帷幔是緊緊地掩攏在一起，因為外面太陽光很強烈的緣故，所以房中一切用具，都被綠紗帷幔反映得綠陰陰的，顯出一片很神秘的光彩。這時那張克羅米的半床上，躺着一個徐娘半老，風韻猶存的中年婦人。她那

雲髮變成最新式的飛機形，兩條蛾眉，加以人工的修飾，彎彎的更見細而且長。下面覆着一雙水盈盈的秋波，雖然此刻她是微微地閉着，但那長睫毛却烏黑的連成一綫。從她眉目中顯露出來，是含有無限風流的意態。她身穿一件鵝黃的喬其紗旗袍，腳上她色的絲襪。腰間蓋着一條薄薄的綠毯，一條玉臂按在自己的胸口，另一條玉臂却擱在枕兒上。因為她是仰面睡的緣故，所以胸間高堆着高高的兩團奶峯，很顯出結實的神氣。她嘴角邊掀起了一絲笑意，彷彿正在做她甜蜜的美夢哩！

「怎麼開了電風睡午覺，不要吹出病來嗎？」

正在這個當兒，忽見外面輕輕的走進一個男子，身穿白紡綢的短衫袴，頭髮斜對分開，梳得很光亮，而面頗覺清秀，却是顯出很忠厚的模樣。他四眸向床上那個婦人望了一眼，自言自語的說了這兩句話，一面伸手在壁上熄了電風扇的開關，一面移步到床邊坐下。向那婦人的粉頰兒望了一回，心中暗自細想。楚屏的臉兒真也生得美麗，當然因了環境的優良，滋養得豐富，所以她雖然已經三十歲的年紀了，却仍生得很面嫩，看起來最多也不過二十三、四歲的模樣。我雖然比她還要小兩歲，但這是無論那個猜不着的。我有這樣一個美貌的妻子，實在是非常的滿足。不過其中到底還有一個缺憾，這也奇怪，我和她結婚到現在，實實足足

已有十一年年頭了。爲了爸媽太疼愛我的緣故，在十七歲春天裏，開始就給我娶了妻子，就是這個謝楚屏。爸媽恐怕我在外胡調，以爲作父母的話，兒子是不肯聽從，所以給我娶個妻子，年紀却比我大兩年，預備可以帶來帶來我，因爲那時候我還在高中裏讀書哩！其實像我這樣安分守己的人，怎麼會在外胡調呢？這也是做父母的溺愛太甚了。家裏有了這樣花朵般的嬌妻，那裏還想上進去求學呢？因此在高中畢業後，也不再希望有進大學的念頭了。爸爸是有財產的人，媽媽又是個頭腦陳腐的人，兩人都說讀書也沒有什麼用處，還是做生意好，因此我就踏上了社會的道路。照理我和楚屏這樣早結婚，眼前定有好多個孩子了。但理想往往與事實相反，媽媽在六年前是早已等不及孫子見面而脫離了這個世界。自從媽死後兩年，我們就遷居上海。爸爸在金子市場做了半年投機事業，一帆風順，竟賺了七八十萬。這樣鴻運高照，爸爸實在很可以享福了。誰知出人意料之外的，在一個冬天的夜裏，爸爸竟得了不治之症，也溘然長逝了。想着爸爸千辛萬苦的掙下了百萬家財，却遺給我一個坐享其成的日子手裏，真好慚愧，又真好心痛啊！我既得了百萬家產。那還用做什麼生意嗎？除了在幾家廠裏投資外，我是和楚屏天天享受着快樂的生活，有了財產後，心裏就會想兒子，雖然我現在祇有二十八歲的人，年紀着實還輕，沒有兒女，那怕什麼？不過我所受愁的就是楚屏雖美

而豔，對於生兒子的責任，恐怕她一輩子的不負擔，那不是很討厭嗎？否則何以十一年來，她爲什麼老躲着懶而不肯給我生有一個呢？他坐在床邊，把過去的往事，細細的想了良久，想到這裏，心中不免有所感觸，凝望着床上她花一般紅潤的臉兒，忍不住輕輕的嘆了一口氣。

諸位！你道這個男子是誰？原來就是吳坤厚的兒子吳濟濤，床上的婦人，就是他的妻子謝楚屏。兩人結婚以來，已有了十一年，夫婦倆感情雖頗融合，但却是不曾生育過一男半女，祇要瞧他心中所想的事情，也就可見他是這一分兒的需要一個孩子呢！

「唛！你什麼時候進來的？呆呆的坐着作什麼？又想什麼心事嗎？」

濟濤凝望着楚屏臉蛋兒，正在呆呆的出神，忽聽她嚶了一聲，玉雪的纖手，揉擦了一下眼皮，微睜星眸，一見濟濤呆若木鷄的神情，便瞠他一眼嫣然一笑，輕輕的問出了這三句話。

「屏姊！你真睡得好香甜呀！但你真太孩氣了。睡午覺爲什麼不開了電風呢？回頭肚子痛了。可不是玩的哩！」

「我曾聞過阿香的，阿香這妮子真沒有靈魂一般，怎的不開關嗎？……多謝你，想來

「又是你給我聞的了。」

濟濤見她這樣問，便忙裝做毫不介意的神氣，拉過她粉嫩的柔手，含笑埋怨她不該太大意，當然這話還是疼愛她的意思。楚屏爲了自己不會生育，雖然吃了許多種子的藥，可是終不見懷孕有喜，一顆芳心，恐怕丈夫有不愛自己的存心，所以她對待濟濤，顯出嫵媚的手段，着意溫順，百般體貼。今聽他這樣說，便眸珠一轉，伸出玉臂，趁勢彎了濟濤的脖子，秋波脉脉含情的瞟着，頻頻的點了點頭。這情景顯然是感謝他的意思。

「屏姊！你真有趣，和我這樣客氣幹什麼呀？」

濟濤聽她說多謝自己，忍不住撲的一笑，望着她那紅暈的臉兒，心中這就感到她的可愛，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，把嘴湊在她鮮紅的櫻唇上，甜甜蜜蜜的吻住了。楚屏見丈夫吻着自己，這就趁勢更撲緊了他的脖子，把她的小舌尖兒，伸進到濟濤的口裏，親親蜜蜜的吮着，思愛纏綿的默默地溫存。濟濤禁不住她柔媚的手腕之下，身不由主的伏在她的胸口，嘴兒享受着甜蜜的滋味，胸口貼着她軟綿綿的奶峯。更覺無限溫柔，令人魂銷，良久，良久，兩人偎在一起，兀是不肯離開哩！

「少奶！姪少爺來了。……」

濟濟和楚屏正在享受着閨房之樂，忽然小丫頭阿香從外面嚷着進來，一脚跨進房門，驟然瞧見少爺少奶奶胸貼胸兒，口對口兒的情景，頓時羞得兩頰兒像蘋果一般地通紅。停止了脚步，倒是怔住了。濟濟慌忙站起身子，向阿香望了一眼，却憨憨笑了。楚屏在床上坐起，秋波白她一眼，嬌嗔道：

「阿香！你這妮子真不小心，剛纔我叫你關電風，你怎麼忘記了？倒還是少爺進來關的呢？」

阿香不敢回嘴，垂了頭兒不答。這時就聽一陣皮鞋聲，走進一個翩翩的美少年來，他身穿派力司西服，花格子的襯衫，金黃色的領帶。頭髮梳得光可鑑人，一副白淨的臉兒，眉目雖然十分俊美，但不免顯出浮滑的神氣。他向濟濟楚屏叫了一聲姑爹！姑媽！便坐在席夢思上。濟濟問道：

「一舸！你這時候怎麼倒有空閒呀？」

原來這一舸姓謝，是楚屏族兄的兒子，今年已有二十歲了。楚屏未出嫁以前，族兄帶了一舸，是常和楚屏的爸來往。那時候一舸還祇有八九歲，生得白白胖胖，粉搓玉琢一般。楚屏十分愛他，有時天色夜了，一舸就宿在楚屏的房裏。姑姪兩人，睡在一床。楚屏備了糖

果，給一舸吃，還講故事給他聽。一舸見姑姑這樣喜歡他，便也把她當作娘一般看待了。現在一舸的爺娘都已死了，他在上海祇有一個人，因為很會拍馬屁，楚屏自然仍很寵愛他。叫濟濟設法提拔他，濟濟一向很受楚屏，爲了愛她，有時不免百依百順，所以倒反變成有些怕她了。祇要楚屏一句話，他自然不得不依，遂把一舸荐到化學實業社裏做會計主任。所以一舸近年來的生活，自然是很寬裕的了。

「噢！姑爹！今天是星期六呀！所以我早下辦公室了。今天我是特地來請姑爹姑媽瞧電影去，南京大戲院，做五福臨門，十分香豔滑稽，倒大有一看的價值哩！」

一舸聽濟濟這樣問，便抬頭笑嘻嘻的回答。楚屏跳下床來，把俏腳兒套上拖鞋，兩臂向上伸，打了一個呵欠。一手理着睡亂的雲髮，一面把秋波瞟一舸一眼。似嗔非嗔的說道：「大熱的天氣，誰高興去瞧電影。」

楚屏說着話，伸手在梳妝檯上的煙罐子裏抽一支烟捲，啣在嘴裏。阿香一見，早已來劃了火柴。一面倒了三五盞溜水，放在百靈桌上。一舸聽楚屏不高興去瞧，便站起身子。明眸瞅着她笑道：

「姑媽！南京是有冷汽的，再說我們去看五點一班，太陽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威熱了。」

瞧好影戲出來，任你受到什麼地方去吃晚餐，都我來作東道。好姑媽！你吃賞我一個臉兒吧！」

楚屏見他涎皮嬉臉的樣子，便把秋波白他一眼，啐了一聲。笑道：

「誰希罕你作東，你這孩子近來益發會說話了，不知什麼地方去學來的貧嘴，總有一日讓我撕了呢！」

濟濤聽了，又見一舸舌兒一伸，扮了一個滑稽臉，這就忍不住也哈哈笑起來。楚屏吸了一口煙捲，扭着腰兒，笑問道：

「現在什麼時候了？」

「此刻三點半鐘，姑媽快去洗了浴，洗好浴時候也就差不多了。」

一舸撩起衣袖，瞧了一下手錶，向楚屏笑嘻嘻的說着。楚屏遂叫阿香在衣櫥裏揀了小衫袴，旗袍，絲襪，便扭着臀兒，向一舸笑了笑，自到浴室裏去了。

約摸一個鐘點後，楚屏已蘭湯浴罷，笑盈盈的從浴間裏出來。一舸見她已換了一件湖色喬其紗的旗袍，臉兒也早化妝得天仙化人一般，風過處祇覺細香撲鼻。楚屏在床旁坐下，阿香早已給她揀好一雙湖色高跟鞋，彎身給她穿上。一舸忙從衣架上取下濟濤的長衫，遞給他。

道：

「姑爸快穿上衣服，我們就走吧！」

濟濤遂接過披上，吩咐阿香叫阿三備車，三人出了臥房，到了院子，跳上車廂，阿三撥動機件，汽車開出吳公館，便直到南京大戲院去了。

從南京大戲院瞧了五福臨門出來，濟濤表面上雖不說什麼，心裏却多了一層感觸。一舸便請兩人到成都飯店晚餐，餐畢，大家又到百樂門去跳舞，直到十一點敲過，濟濤攜了楚屏方和一舸分手回家。

黑漆漆的天空，掛着半輪明月，明月四周散佈了無數點小星，一閃一閃的放發它渾沌的光芒。夜風一陣一陣地吹送，頗覺夜涼如水，也感不到日間暑威的炙熱了。濟濤從百樂門回家後，伏在窗口，抬頭仰望了天空，却若有所思的出神。

「濤弟！時候不早了，你還伏在窗口望什麼，別吹凍了身子哩！睡覺！」

楚屏見他悶悶不樂的神情，想起五福臨門的影片，一定又勾引起他的心事來。一時心中暗恨一舸，怎麼偏要瞧這張片子，而且當初我竟也不曾理會得到呢？遂輕輕走到他身後，繞過無限媚意的俏眼，脉脉含情的瞞着他，同時還逗給她一個嬌笑。濟濤見她這樣柔情蜜意的

樣子，自然也不好過分的憂形於色。頻頻的點了一下頭，隨手掩上窗戶，楚屏給他拉攏窗幔，兩人遂攜手到床邊，並頭躺了下來。楚屏熄了房中的一盞大燈炮，祇亮了一盞床頭懸着綠紗罩的藍燈炮，一時室內便顯出醉人而又神秘的顏色來。楚屏回眸見濟濤，仰面躺着，兩眼凝望紫羅紗帳子頂蓋，仍是一聲兒不言語。便伸手扳過他身子，兩人就成了側身相對形。楚屏嬌笑道：

「你爲什麼不說話，好像不高興似的，我可不曾得罪你吧？」

「屏姊！你別誤會，我在想五福臨門那張片子真有趣，一胎生五個白白胖胖的孩子，天下那有這一種事情嗎？」

濟濤聽楚屏這樣說，便慌忙滿臉含笑的辯解。不料這幾句話聽進在一個沒有生育過孩子的婦人耳裏，心中便感到了無限底哀怨，以爲作丈夫的是有意嘲笑她。楚屏原是個好姑的婦人，心裏自然更覺不受用。眼皮兒一紅，雪白牙齒微微咬着嘴唇皮子。淒然地道：

「我不是早對你說過嗎？你不妨納一個妾，也許可以生育幾個孩子。……」

楚屏說到這裏，那眼眶裏晶瑩瑩的淚水，却滴了下來。把身子轉了一個側，臉兒別了過去。濟濤見她這個意態，心裏不免好笑。暗想道：屏姊這人就有趣，既允許我娶妾，何必又

要淌淚。所以要淌淚傷心，就是怕我納妾。女人家心理的矛盾，真正好笑極了。遂忙也扳過她身子，祇見她粉頰上，已含了許多淚水，在淡藍燈光籠映之下更覺楚楚可憐。遂伸手把她納入懷裏，偎了她的粉頰兒笑道：

「姊姊！好好兒的何苦又傷心呢？你在我家十一年，待我是這樣的好，我究竟不是草木，能夠不深深感激你。恩情嗎？所以今年春天來，你常叫我納妾，我是始終沒有這個意思。況且生兒育女的事情，並不是一個人的責任，所以決不能怪你一個人的不是。到底是誰躲着懶？抑是我自己沒有播種的能力？這還是一個問題哩！」

楚屏聽他這樣說，一顆芳心，也實在很是感激。這就躲在他的懷內，好像柔順得一頭馴服羔羊似的。微抬粉頰兒，望着他破涕嫣然笑了。濟濤見她這一笑，實在很嫵媚可愛，便低下頭去，和她又親熱地接了一個長吻！

「濤弟！你話雖如此說，不過我瞧見你想兒子的時候，我心裏實在很難過。所以明兒我準給你娶個妾，讓你試一試，這就可以明白究竟是我躲懶，還是你自己沒用了？你想好不好？」

良久，良久，楚屏推開濟濤的臉兒，扭捏着身子，瞟他一眼，笑嘻嘻的問着，濟濤聽

了，却望着她憨憨的笑，並不回答。楚屏知道濟濤表面上裝着老實，心裏實在很想討一個妻來。自己問他，原是試試他的真心，不料他果然戴着假面具，心中自然有些酸溜溜，但爲了要征服丈夫，不得不顯出柔媚的手腕，把胸兒直貼到濟濤的身上來，揉擦着溫存了一回，嬌媚地笑道：

「你回答我呀！我不是個吃醋的女人，你放心吧！」

「我也知道你是個賢德的女子，不過我很希望你給我生育一個，却不願別個女子給我生育呢！屏姊！屏姊！我想我倆只要努力合作，不停的幹下去，難道會連一個小國民都製造不出嗎？這我無論如何不相信。屏！……我的愛妻……我們再合作……吧！」

濟濤被她這兩團軟綿綿的奶峯在自己胸前一陣揉擦，心裏不免蕩漾了一下，未免有些神魂飄盪，心靈陶醉。一手抹着她臉兒吻着，一手便去摸她的腹部。楚屏覺得自己是勝利了，一陣吃吃的細笑，夫婦倆便效那鴛鴦戲水，享受他們閨房裏的溫柔甜蜜滋味了。

過了幾天，濟濤在書房間寫字檯抽斗裏找出一本簿子來，裏面記着杏花村尚有呂大可佃戶名下三十畝田，去年的穀，還不曾去收。前幾年原是叫鄉下一個老僕收用的，後來老僕死了，便也沒人去收。雖然呂大可亦很窮苦，我就送給他吃了也不要緊。但是去年年成怎樣？

究竟收多少稻？就是送他，也要去關照他一聲。不然他以為我們在上海都死了呢？什麼連自己的田都不要了？濟濤這樣一想，便欲回家鄉一次：一面瞧瞧關在鄉下的房子，不知有沒被賊偷竊過，一面又可到爸媽菜地去望望。濟濤想到這裏，遂把自己意思，來告訴楚屏，意欲叫楚屏一同去。楚屏笑道：

「你這人倒喜歡忙哩！這樣著天裏，誰高興東奔西走，秋涼時候，不好回去嗎？我不去，你要去自己去好了。」

濟濤聽楚屏不高興去，遂決定自己一個人走一趟了，不料濟濤到故鄉日子，也正是呂大可發時疫死了的一天。

當時田大嫂見春霞抱着大可的屍體，慘痛的哀哭。心中也萬分悲傷，方欲拉她勸住。不料就見門外走進一個穿印度綢長衫的男子，向自己問這兒可是呂大可的家？田大嫂慌忙定睛一瞧，認得是吳家的少爺。便急招呼道：

「你……不是吳少爺嗎？可憐呂大可……死了呢？」

濟濤見她眼淚鼻涕的哭訴着，一時倒吃了一嚇，心中暗想，這就太湊巧了。忙回頭向床上望去，果見大可面似死灰的直挺在床上，旁邊尚有一個姑娘，哀痛欲絕的大哭。屋中尚有

四五個農夫，也在各自嘆息。瞧此淒慘景象，不免也動了惻隱之心。遂向田大嫂問道：

「病了多少日子了？這時候剛纔死嗎？」

「吳少爺！可憐他在稻田裏工作時發的暴病呢！下午好好兒的出去，剛纔他們就把它抬回來了。想是他年紀老了，每天積下的病根，在今天都發出來了。……」

田大嫂一面說着，一面便把春霞身子拉開，悄聲兒勸她道：

「春霞！你快別哭了，你的田主人吳少爺來了呢！」

春霞聽了，淚眼模糊地向濟濤望了一眼，果然是吳家的少爺，遂點頭叫了一聲。濟濤皺了眉毛，說道：

「呂姑娘！你爸下午到田裏工作去的時候，想來一定已病着了，那你爲什麼不勸他休息休息呢？」

春霞聽了，暗想，你這人倒說得好風涼話，真所謂飽人不知飢人的苦了。心中一陣無限底悲痛，激起了她不平底情緒。忍不住又嗚咽哭道：

「爸爸是天天往稻田裏去耘田工作，誰又知道他已有了病根兒呢！……唉！總之，……是窮人的命，……不工作又那兒來飯……吃……」

泣血似的傷心，在春霞心頭似江潮般的澎湃。制不住她那滿眶子裏的悲淚，又像雨點似的滾了下來。濟濤聽她這樣說，心裏十分感動，暗想，我是個樂園中人，那裏知道農家的苦楚？不覺長嘆一聲，說道：

「人既死了，哭也沒有用。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設法把你爸入了殮，因為患時疫病而死，恐怕要傳染的。……」

春霞聽了這話，更勾引起無限的悲痛。要把爸入殮，談何容易。可憐爸爸連棺材衣服的錢，還沒有呢！想到這裏，心如刀割，驟然又奔到床邊，伏在爸的屍上，號哭不止。濟濤見此情景，急對田大嫂說道：

「你……你快把她拖開了，時疫菌傳到她身上，這可不是玩的。」

田大嫂聽了，便忙把春霞拖開。含淚勸道：

「春霞！吳少爺說要傳染的，你別抱着哭了。雖然是你爸，……但人死不能復生……」

你哭……亦沒有用了。……」

春霞那裏制得住傷心，掩面依然號哭不停。濟濤見屋中用具，都已破舊不堪，這樣景況，那裏錢買棺材，一時也就理會春霞所以更加慘痛的原因了。遂伸手在袋內摸出皮夾，數

了一百元鈔票，交給田大嫂。說道：

「這位大嫂，你把這些錢拿去，給呂姑娘代爲料理她爸的後事吧！我此刻有事走了，回頭再來望你們。」

濟濤說着，回身便走出門去。田大嫂待要道謝，已來不及了。便對春霞說道：

「春霞！你快別傷心了，料理你爸的後事要緊。真難爲了吳少爺，他幫助你一百元鈔票呢！」

春霞正在萬分傷心，對於濟濤的幫助一百元錢，當然沒有理會到。今聽田大嫂的話，忙要向濟濤叩謝，不料濟濤已不知去向。便忙問道：

「吳少爺的人呢？啊！真叫我感恩極了。」

「吳少爺有事去了，他說回頭再來瞧我們。春霞！你爸事情，是要相煩李阿根諸位幫忙了。」

天下事情，一有了錢，就容易辦了。李阿根和衆農夫聽了，便都答應，說呂伯伯平日待人慈和十分，今死得這樣傷心，理應幫忙。於是大家前去買材，買衣的忙了一下午，直到太陽落了山，方才把呂大可入殮完畢。濟濤也匆匆進來，見諸事舒齊，春霞伏在棺上，悲悲切

切兀是哭個不停，田大嫂也在一旁陪眼淚。濟濤道：

「別哭了，別哭了，我給你看過葬地，土家灣一塊平原，是我家的地，現在就給你
爸下葬吧！」

春霞聽了這話，一時感激得無可形容，猛可向濟濤跪了下來，叩頭不已。濟濤冷不防破
她這麼一來，心裏倒是一怔，連忙讓過一旁。說道：

「呂姑娘！你千萬別這樣。我因為你爸種了我家幾年田，結果依然弄得這樣悲慘，我
心中也很傷心，祇不過稍盡了一些兒義務，你不用掛心。現在就請幾位老哥抬一抬，
我領路，回頭給你們酒錢吧！」

田大嫂聽了，遂把春霞扶起，於是李阿根等眾人抬了棺材，跟着濟濤到土家灣，把材葬
下，一回兒工夫，早已變成了一個土堆。濟濤又給他立了一碑，上書呂公大可之墓，孝女春
霞泣血拜立。春霞對此三尺新墳，戀戀不捨，忍不住又嗚咽哭泣。這時暮色已籠罩了大地，
半輪殘月，已從雲端中掩映而出，於是大家踏上歸家的途上。

眾人到了春霞的家裏，濟濤又摸出五十元錢，分給田大嫂李阿根等五個人。大家做夢也
想不到他會有這樣慷慨舉動，一時倒不禁為之愕然，望着濟濤呆住了。濟濤說道：

「幫助乃是人類應盡義務，我這些錢決不是謝你們幫助呂姑娘葬了她爸。因為我知道你們都是貧窮的人，所以我也盡一些接濟你們的義務。……」

衆人聽他這樣說，遂都道謝收了，各自回家。這屋子裏就只剩了濟濤和春霞兩個人，春霞對於濟濤這樣慈善的救助人家，心裏當然萬分感激，因此倒也不能自管自的傷心哭泣了。祇得拭去淚痕，把油燈弄旺一些，拿手中揩清潔了椅子，請濟濤坐下。濟濤在閃爍的燈光下，瞧着春霞海棠着雨般的臉龐，心中暗想，四年前我曾見過她，她當年還祇不過像小孩子一般，想不到隔別了四年，她就長得姑娘模樣了。遂向她問道：

「呂姑娘！你還有什麼親戚沒有？……」

春霞聽他這樣問，搖了搖頭，心中一陣悲酸，那淚又滾滾而下。濟濤聽她竟連一個親戚都沒有，對於她可憐的身世，倒也引起無限底傷心。不覺泫然道：

「那麼姑娘以後的生活，可有想定到那兒去嗎？」

「吳少爺！我也沒有想定到什麼地方去，我祇希望吳少爺把那三十畝田依然給我種下去，這實在使我感恩不盡了。」

春霞兩手摸着桌沿邊，淚眼盈盈的凝望着他，這意態顯然是向濟濤哀求。濟濤顯出很奇

怪的神氣道：

「你一個女孩兒家，能幹得來這種苦工作嗎？」

「……但是……爲了要吃飯……不能幹也得幹呀！」

春霞的淚又像斷線似的珍珠一般滾下來，話聲有些兒哽咽。濟濤聽了，也忍不住長嘆一聲，心中暗想，這個姑娘的身世，也真可憐極了，到此地步，她竟已成一個無父無母無家的孤女了。雖然她是亂頭蠢服，但倒也生得楚楚可憐。不知她願不願意給我作個妾，假使願意的話，倒也兩全其美，但我的所以收她作妾，憑良心說，實在並非貪她豔色，多半還是可憐她的境遇。想到這裏，便問她道：

「呂姑娘！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十七歲……」

春霞口裏雖然回答，心裏不免有些兒奇怪，兩眼脈脈地凝望着濟濤，却是呆呆的出神。濟濤見她這個意態，顯然對於自己問她年齡，是引起了她的懷疑，便正了臉色，很懇切的說道：

「呂姑娘！我今年二十八歲，和我夫人謝楚屏結婚已有十一年了，却不曾生有一個。」

楚屏也曾允許我娶妾，我却遲遲沒有實行。現在我瞧姑娘這樣孤苦零仃，身世實在令人可憐，所以我意欲收你作妾，使你有歸宿之所，同時假使你能生有一男半女，這當然是更加的好了。……不過姑娘你千萬別誤會我存有一絲一毫歹意，我的所以納你作妾，一半固然要想得一個孩子，大半還是可憐你的境遇，我赤裸裸的對你說了，不管姑娘責怪。假使你願意的話，往後生活終可以好些，祇不過委屈你一些兒了。」

春霞想不到他竟會說出這一套話來，一顆芳心別別的似小鹿般的亂撞。兩頰頓時羞得通紅，垂下了臉兒，却是回答不出一句話。濟濤瞧她如此嬌羞萬狀的意態，知道她一定委決不下。遂站起身子，柔和地又道：

「呂姑娘！你可以仔細考慮一下，願不願意，隨你的便。願意的，明天就和我動身到上海去。不願意，我把這三十畝田就送給了你，那你雇一個長工，也許可以夠得你一個人的生活了。呂姑娘！我走了，明天來聽你的回話吧！」

濟濤說着，和春霞點頭，使自管匆匆走了。春霞待他去遠，關上了屏門。坐在燈下，時時又泣了一回。心中一層一層的細想，吳少爺這樣慷慨仗義，實在不可多得。記得四年前他們到上海去的時候，我曾見過他們夫婦倆人。他說他們結婚已有十一年了，沒有生有一

夫人允許他納妾，這話是否是真的，我當然不知道。不過他的說話，是非常懇切，臉上也沒一些兒浮滑神氣。他說他所以納我，完全是可憐我身世。這樣好人，我自然無疑的答應他了。但我所以躊躇不決的，我心中實在忘不了卿雲。可憐卿雲曾對我說，祇要彼此不更變他的環境，待我們見面時，大家還是我們現在這樣兩個人……唉！他是如何真心的愛我啊！我若答應了吳少爺，那麼白先生回來時，他又要怎樣的感到痛苦啊！可是聽趙媽的話，太太已經給白先生定了親，這樣看來，白先生雖然未必願意，但在專制家庭之下，那裏來反抗能力？我要想和白先生結婚的希望，自然有許多阻礙。那麼我既和白先生結合的希望是渺茫了，我當然祇好給吳少爺作妾了。雖然吳少爺說願意不願意是由我自己作主，不願意他也決不怨恨我，同時還把這三十畝田送我。這樣真心的好人，我如何忍心拒絕他。即使拒絕他，我自然不能無功而得人家田。雖然我說那田仍由我種，但一個女孩兒家如何能夠天天幹這樣辛苦的事。唉！爲了生機的相逼，我不得不委屈去作人家的妾。但我不想着卿雲的真摯情愛，我又如何能忍心？春霞獨對孤燈，柔腸百轉，終覺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痛定思痛，終怨自己命苦，忍不住又嗚嗚咽咽哭起來。

「春霞！春霞！你快開門，別傷心了，我煮好了飯，大家吃一口吧！」

忽然聽得田大嫂在門外高聲的喊，春霞忙又收束淚痕，移步去開了門。田大嫂拉了她，要她到家裏去。春霞道：

「我飯也吃不下，謝謝你，你自己吃吧！大嫂子！我和你像自己人一樣，這一件事，我不得不向你商量一下，你的意思，不知以為怎樣？」

「春霞！你說吧！什麼事情啦？」

田大嫂聽春霞這樣說，心裏倒是一呆。明眸凝望着春霞的臉兒，急急地問。春霞到此，也就顧不得羞澀，紅暈了兩頰，遂將吳少爺的意思，悄悄告訴了田大嫂。田大嫂聽了，滿臉含笑說道：

「春霞！你這傻姑娘！這是你的造化來了，怎麼還不答應他嗎？吳少爺家產有一百多萬，上海住洋房坐汽車，這倒不要說了。別人家少爺面拈花惹草，偷偷摸摸，做太大的都不知道。現在吳太太允許他娶妾，這是多麼好啊！況且吳少爺的娶妾，完全爲了要小小爺，並非是那種沒情沒義專踏躑人家姑娘的公子哥兒。對於始亂終棄的憂愁，是不用担心了。再說吳少爺人不是五六十歲的老頭子，今年祇不過二十八歲，所以也不能算委屈你。妻妾原是一個名義，那要什麼緊。祇要你肚子掙氣，給他養個兒

子。不要說少爺喜歡你，就是他的太太也愛你哩！譬如嫁給一個村夫俗子，那真是嫁給吳少爺作妾好多了。春霞！你不用胡想了，明天就準定答應他是了。」

田大嫂滔滔的這一篇話，把春霞一顆芳心說得活動了。兩頰上蓋了一層紅暈，忍不住露齒嫣然笑了。因了春霞姑娘這一笑，而造成了這一部妾無罪的可歌可泣說部來。

到了次日，濟濤來聽回音，春霞含羞的答應了他。濟濤自然很喜歡，遂把這三十畝地給李阿根墮下去。又把春霞屋子裏的用具都送給了田大嫂。他遂攜了春霞，先向公媽墓地去拜祭過，然後又到鄉下屋子裏去宿了一夜，次日，方才一塊兒動身到上海去了。

春霞動身到上海後一星期，卿雲懷了一顆火樣熱的心，匆匆從上海回到了杏花村的故鄉。他想着大可既要親自叩謝我，那麼我到他家裏去拜望，自然也不成問題了。卿雲身穿了白嗶嘰西服，在一個黃昏的時候，打從叔父家裏走出，喜孜孜的走到春霞住的茅屋門口。伸手輕輕敲了兩下，口裏連喊着春霞姑娘。不多一回，裏面開門出來，使卿雲出乎意料之外的，却是一個白髮老媪。卿雲呆了一呆，忙含笑問道：

「老太太！我問你，春霞姑娘在家嗎？」

「這兒沒有春霞姑娘！先生找錯人家了。」

卿雲聽了這話，頓時不禁爲之愕然。正欲再問，忽然瞥見了隔壁的田大嫂，遂慌忙奔了過去。急急追問道：

「田大嫂！田大嫂！春霞姑娘……他們搬家了嗎？」

田大嫂聽了這急促的喊聲，連忙回過頭來。一見卿雲，便忙含笑告訴道：

「白少爺！你還祇有今天回來嗎？這就無怪你不知道了。春霞的爸爸死了，春霞却被她的田主人收去作妻了，還祇有上星期，一同到上海去了呢！」

「啊！……啊！……」

這消息好像晴天中一個霹靂，聽進卿雲的耳裏，他站腳不住，幾乎要倒身跌了下來。情不自禁的啊了兩聲，方欲問個仔細，田大嫂却被屋子裏的田大哥喊進去了。

一顆火樣熱的心兒，頓時變成了冰冷。彷彿有一支尖銳的利箭，正向自己底心兒上穿過，一點一點的鮮血，流着流着，感到了無限的慘痛。卿雲拖着沈重的步伐，淚眼模糊地望着茫茫的前途，一陣陣失戀的悲哀，充滿了他整個已破碎底心靈！

卿雲踏上了半年不見的青草地，坐在那一塊大石的上頭，望着滿田野金黃色的稻兒，不停地回憶那過去的往事。晚風一陣一陣地吹送着大地，稻穗瑟瑟地起了不平底波浪。模糊

地在眼前又顯出了和春霞姑娘同趕牛的一幕，……天色夜了，我牽了牛兒問她像什麼？她笑盈盈地回答我像牛郎。這一幕不可磨滅的印象，也就是我心版上永遠不可抹去的創痛。往事彷彿已成泡影了，回憶着是辛酸的。無限底傷心，激起他無限底哀怨，制不住他滿眶子的眼淚，紛紛地掛滿了兩頰。

「姑娘啊！我相信你是一個不平凡的女子，但你竟給人作妾去了，這使我有點兒茫然！……回憶啊！回憶！昔日的甜蜜和熱情，剩下的今朝辛酸和悲痛！姑娘啊！姑娘！薄命憐卿甘作妾……難道你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嗎？」

黑漆漆的天空，一輪光圓的明月，照着卿雲瘦長底身影，一步挨一步的踏在歸家的途上，揮着他無限悲痛的熱淚，歌着他不合節拍的呼聲，在靜悄悄的空氣中流動！

第五章 醉中帶醒欲乞人間種 笑裏藏刀快付金屋嬌

下午落了一場大雨，直到黃昏的時候方才停止。太陽早已失却了它的威熱，悄悄地向西山脚下沉淪。微風輕輕地吹送，人們在極度的淫熱之中，到此也感覺了一陣輕鬆和涼快！滿園子裏底樹葉，經過了一場暴雨的洗擊，這就碧油油的綠得更加好看。斜陽的餘暉，從遠處

照射到那留在樹葉兒上的雨點，一閃一閃映出了晶瑩瑩無限美好的光彩。令人增了不少底清趣。

前面是一個圓圓的池塘，滿蓋着一層鮮的荷葉，微風掠過，上面滾着光亮的水點，好像野鴨背上放了幾顆圓大的珍珠。雨後的荷花，好像纔浴盡的貴妃，紅潤得嬌艷，鮮美得可愛。旁邊探着頭和荷花偎在一起的蓮蓬，好像獻媚的宮娥，綠得嬌媚不勝情的意態。隨風送過來一陣微微底細香。

楚屏蘭湯浴罷，因為濟濤是到杏花村裏去了，心裏頗覺懶煩。當然士為知己者死，女為悅己者容。悅己者既然不在，於是楚屏也就懶得梳粧。雲髮也不理，脂粉也不塗，祇穿了一件薄紗的睡衣，連襪子也不穿，懶洋洋地躺在床上出神。靜悄悄的又感到了室中空氣太沈寂，楚屏原是個好動不好靜的個性，自然更覺得煩悶。遂又從床上坐起來，兩隻雪白無瑕的俏腳兒，套上了高跟的拖鞋，在桌上取了根烟捲，燃着吸了一口，對鏡望了自己一回身影，似乎感到了楚楚可憐，情不自禁的輕輕嘆了一口氣。

楚屏所以吸烟捲，原是欲解去自己底沈悶。不料一吸了烟後，倒又勾引起無限底心事。這心事就是自己沒有一個孩子，濟濤眼前雖然待我好，說不要娶妾。但男子的心理，都是口

硬骨頭酥，娶妾的事兒，總有一日是免不了的。假使濟濤娶了妾，一年後果然養了兒子，這顯然是我沒有生育的能力，在夫婦之間，不免失了寵愛，這我如何能甘心？倘若三年五年也沒有生產，這是天有眼暗，顯然濟濤自己沒有播種本領，這就毋用怪我的躲懶了。楚屏想，到這裏，覺得丈夫娶妾的事，到底是自己所不情願的。本來是祇不過一些煩悶，因此一想，在煩悶之中不免又帶了無限底憂愁。恨恨的把手中烟捲丟入了痰盂，不知怎的，全身頓時感到了熱臊，也許是妬火在燃燒。楚屏覺得房中的空氣，實在使自己一刻都不能停留，於是她身不由主的跑到園子裏閒散去了。楚屏站在池塘的面前，望着那嬌嫩的荷花，出了一回子神。心中又暗自想着，假使濟濤真的娶了妾，生了兒子，我也決不放棄做夫人的權威，好在濟濤的個性素來懦弱，對於我的命令，不怕他不依我。……

「姑媽！我找了你好一回兒，你却在那園子裏乘涼哩！」

一陣一陣底思潮，正在楚屏底心胸中盤旋。忽然一聲呼喊，震碎了黃昏靜悄的空氣。楚屏連忙回過頭去，原來正是自己底內姪一航，笑嘻嘻的走來。他今天穿了一套白嗶吱的西服，奶黃色皮鞋，大紅的領帶，頭髮還燙成水波浪式。心中暗想，這孩子越發打扮得漂亮了。因了打扮得漂亮，自然更顯他白淨的臉蛋兒，俊美得可愛。這就忍不住嫣然一笑，秋波

白他一眼。說道：

「一舸！你怎麼知道我在園子裏，想是阿香告訴你嗎？」

「不錯，阿香又告訴我說姑爹到杏花村去了。……」

一舸說着話，身子已到楚屏的面前。祇見楚屏雲髮蓬鬆，臉上雖含笑容，那柳眉却微蹙在一起。而且祇穿了一件薄紗睡衣，雪嫩的脖子和酥胸都微微顯露。脚下套了拖鞋，因為風兒吹着的緣故，那薄紗睡衣的下擺，就不停地掀起，露出十分肉感的大腿，爲了瞧不見袴腳的管兒，自然更令人有些兒想入非非。一舸瞧此意態，彷彿她有無限哀怨的樣子。心裏感到了奇怪，臉上顯出驚異的神情。問道：

「姑媽！你和姑爹莫非鬧了嘴嗎？他大熱的暑天裏回鄉作什麼去呀？」

「別胡說，他敢和我鬧嘴，他是爲了呂大可的三十畝田，幹正事去的。」

楚屏聽他這樣問，便啐他一口，笑着回答。一舸聽了，忙彎腰賠不是道：

「姑媽！你別生氣，我原是爲你着想，所以這樣問的。因爲姑爹老愁着沒兒子，我想他假說回鄉去，也許是在討小老婆哩！」

一舸這兩句話，倒是把楚屏惹醒了，暗想，爲了三十畝田又何必急急要回去，這事我倒

糊塗了，今被他一說，果然不錯，豈非他故意瞞着我，去娶妾借小公館了嗎？楚屏這樣一想，那兩頰雖沒塗胭脂，不禁也緋紅起來，一舸瞧這意態，便又嘻嘻笑起來。說道：

「這我是瞎猜猜的，姑媽心中就有些不受用了，快別生氣罷。祇要以後不許姑爹一個人宿在外面就是了。」

楚屏覺得在一個姪兒子的面前，就立刻妬形於色，這未免太不好意思。遂又笑着白他一眼，嗔他說道：

「你別給我胡言亂說的，他要娶就娶了，什麼別生氣，不受用了，當心我撕了你的貧嘴。」

「姑媽！你這就太不識好人心了……」

楚屏聽他涎皮嬉臉的竟說出這個話來，便呸了一聲，伸手真個去擰他的嘴。一舸吃吃一笑，便慌忙倒退兩步。楚屏因為是套着高跟拖鞋，伸手既擰了一個空，身子不免向前衝過去。一舸見她搖搖欲倒的樣子，這就趁勢搶前把她緊緊樓住。格格笑道：

「我的好姑媽！你要打我就給你打吧，不要自己跌了一交，這可不是玩的哩！」

諸位！你道一舸爲什麼有這樣的大胆，幹出這樣失禮的舉動來。其中當然有一個原因。

楚屏在十七八歲的時候，在女子中學裏是住宿的，爲了同學們親熱的緣故，有時竟同睡一床，瞧着那些風流的小說，彼此摟抱一起，雖然是同性的女子，但也享受着溫柔的滋味。楚屏十九歲那年春天，已是畢業後閒在家裏，爲了生理上的變態，需要兩性間的安慰，很想出外去交幾個朋友。但爲了家庭舊式的緣故，自然處處不免受了拘束。那時候一舸常到她家來玩，因爲生得白胖的緣故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尤其楚屏常抱着他，香而孔吻嘴，受得了不得，晚上還叫他睡在一起。一個十九歲的姑娘，疼愛一個九歲的姪子，這也不算這麼一回希罕的事，當然家裏的人是做夢也不會想到這一層。有一天夜裏，楚屏仍帶了一舸睡在一起。一舸疲乏，早已酣然入夢。楚屏却在枕旁瞧那認爲有趣的風流冊子，也許是性的衝動太利害了。她全身起了強烈的變化，血液的流動，是循環的沸騰。情不自制的把自己衣袴褪盡，又把一舸脫得一絲不掛，緊緊地摟在懷裏，熱烈的吮吻。一舸被她這樣突然的舉動，不禁在睡夢中驚醒。瞧了姑姑這樣情景，一顆小小的心靈，當然萬分奇怪。從此以後，在她腦海裏就有了一個深刻的影象，年齡隨着歲月增長，一舸由孩童時代而進至於青春時期，他腦海裏認爲姑姑那夜神祕不可瞭解的一幕，幾年來的苦悶，到此便有了個恍然。所以他對於這位風流的姑姑，始終是抱着涎皮嬉臉的態度。

當時楚屏身子被一舸緊緊的一樓，芳心頓時像小鹿般的亂撞，慌忙推開他身子，啐他一口，笑罵道：

「你這孩子越大越沒禮貌了，……這成什麼樣兒。……哦！哦！孩子年紀也有了，下半年姑媽給你娶個妻子吧！……」

一舸見她粉頰是愈加嬌艷了，雖然是薄怒微嗔，但瞧她意態，並沒十分的憎惡，却還顯出無限嫵媚的神情。心裏不免存了一種妄想，明眸脈脈地凝望着楚屏。搖了搖頭，憨憨地笑道：

「我不想娶妻子，我一輩子也不想娶妻子……」

「別傻頭傻腦了，你爲什麼不想娶妻子？」

楚屏聽他這樣說，心裏倒不禁爲之愕然。睨他一眼，笑盈盈的問他。一舸走上前一步，偎在她的身旁，顯出孩子在慈母面前那樣的稚氣，柔情蜜意的微笑道：

「我有這樣疼愛我的一個好姑媽，我還要娶什麼妻子呢？姑媽！我記得我小時候，曾跟姑媽一塊兒吃，一塊兒睡。夜裏，姑媽把我摟得緊緊的，我躺在姑媽的軟綿綿懷裏，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樂。姑媽這樣疼愛我，我難道不感激着你嗎？……」

楚屏聽他驟然說出這幾句話，一顆芳心，猛可想起自己出嫁那年春天裏，可憐爲了性的需要，曾把九歲的一舸，攢在懷裏，作那望梅止渴的安慰。這事已足足有了十一年，想不到這孩子還記在心坎裏哩！……這……是多麼難爲情啊！想到這裏，真有無限底羞澀，一時弄得站立不安，垂頭說不出一句話。一舸見她不勝嬌媚的意態，心想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，趁着姑爸不在家裏，我不作更進一步的奉承，還待何時？於是大了胆子，把手臂攢住了楚屏的細腰，湊過臉兒去，幾乎接觸到楚屏的頰上。柔聲兒笑道：

「親愛的好姑媽！不知道你現在仍肯這樣的疼愛我嗎？」

楚屏的心兒是跳躍得利害，血液的流動，是特別的快速。她想着一舸平日對待自己總是小心着意，原來他早存心愛着姑媽了嗎？這孩子真也有趣了。意欲教訓他一頓，但推其原因，都是自己十一年前種的情根，實在是自己的不好。一回，忽然想着前幾天夜裏濟濤說的話，生育兒女，原是夫婦兩人的責任，究竟是濟濤沒有播種能力？抑是我真的是塊石田？這還是一個問題。這兩句話真不錯，也許濟濤是沒有播種能力，那不是害苦我担了一個不會生育的名義了嗎？現在一舸既愛着自己，我何不叫他來代濟濤種個子，那不是可以使濟濤絕了娶妾的念頭了嗎？想到這裏，心裏倒又歡喜起來了。

大凡一個婦人，妬忌性越利害，她的淫心也極盛。楚屏不願意丈夫娶妾，爲的是怕自己失寵。這個妬是每個婦人都有的，不但不能責她，而且還是她的美德。因爲丈夫在外拈花惹草，究竟有傷身子，做妻子的能管束得緊，一面固然爲己着想，一面却也有益於丈夫。不過楚屏既不願丈夫娶妾，而情願自己和姪子私通，名義是要借他的種，而實際當然是她生成的風流性。而且這種異想天開的見解，似乎也祇有楚屏忖得出。假使真正賢德的婦人，怎能有此滑天下之大稽的思想呢？不是要笑煞人了嗎？

楚屏既存了這個心，當然對於一舸是感到無限底愛憐。起初還是想一舸來種一個子，但想着舸情願一輩子不要妻的話，芳心中不免有了真正愛他的成分。情不自禁的把她身兒，斜倒一舸的身上來。一舸見她垂了臉兒，沈思了好一會工夫，此刻她把自己腰肢一擡，却把身兒斜過來，心裏這一喜歡，真樂得不知所云。回顧四下無人，這就更大了色胆，把楚屏撲到池邊的石欄旁坐下。楚屏這時的內心，彷彿有火在燃燒一般，全身一陣熱脹，每個細胞都感到緊漲，四肢懶洋洋的軟化得一些兒氣力都沒有了，竟直倒向一舸的懷裏去了。一舸身懷裏躺着一個這樣柔軟嫵媚的女人，不免受寵若驚，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，在她唇上吻住

了。

「姑媽！……我感謝你……我情願始終做你的侍從……僕役……」

良久，良久，一舸悄悄的離開了嘴唇，輕輕地說出這幾句話。楚屏的粉頰是緋紅得可愛，她嬌羞極了，她覺得以一個姑媽的身分，倒 姪子的懷裏，讓他柔情蜜意的吮吻，這到底也太不好意思了。於是她鼓作了勇氣，猛可在他身懷裏坐了起來，恨恨的白他一眼。但她瞧了一舸白淨俊美的臉龐，忍不住又抿嘴嫣然笑了。

「姑媽！你恨我嗎？記得我那年夜裏，曾赤裸裸地讓你撲抱吮吻，當初我實在不明白姑媽爲什麼有這樣發狂似的舉動，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了……姑媽！你今天還不曾給我赤裸裸的撲抱哩！難道你就恨我了嗎？可是當年我並不曾恨你呀！」

一舸知道她並無怒意，拉過她的玉手，涎皮嬉臉的又說出這兩句話。一舸所以敢肆無忌憚，就是拿了這兩句話柄來引逗她。楚屏真難爲情極了，她恨自己當初爲什麼這樣放浪，以爲一個小孩子能懂得什麼？不料這孩子偏是天生的頑物，却記得這樣牢哩！遂伸手擰他一把頰兒，似嗔非嗔的罵道：

「你再胡說，我擰死你……」

「我被姑媽擰死，死也情願……」

楚屏啐他一口，站起身子，却自管慢步的回房去了。一舸望着她嬌柔的身影，在前面婀娜地姍姍走着。微風吹着她紗衫，不住地掀翻起來，顯露出富有肉的誘惑性的粉嫩大腿，使一舸更有些兒神魂飄蕩。他猜測楚屏走路的步伐，是並沒有生氣的神情，因為她扭捏着臀波兒，是緩而且慢。一舸不知又有了一個什麼感覺，他情不自制的孜孜奔了上去。悄聲兒叫道：

「姑媽！姑爹一定瞞着你娶小老婆去了。但你不用生氣，我伴姑媽到跳舞場去玩玩好嗎？」

楚屏聽了這話，一時引起了心中底不平。是的，濟濤一定要娶去了，他會找快樂，難道我不會尋歡娛嗎？因此就更堅固了愛一舸的決心，便向他含笑頻頻的點了一下頭。

兩人到了臥房裏，楚屏到後面房中去整理了晚粧，姍姍的走出來，祇見一舸的兩眼祇管呆盯自己，便瞅他一眼，抿嘴嫣然笑道：

「你這傻孩子，真癡得可憐又可笑，你呆瞧我什麼啦？」

「姑媽！你理過了粧後的容貌，真使我要驚為天仙化人。怎不要叫我癡嗎？為姑媽而癡，真叫我癡得情願……」

一舸聽她這樣說，便站起身子，直走到楚屏的面前，更加呆呆的睜個不住。楚屏一面笑，一面在衣櫥內取出一件銀絲紗的旗袍。就不管一舸在旁，脫去了外面薄紗的睡衣。一舸這就瞧清楚她裏面穿着粉紅小紡衫袴，衣衫兩袖齊肩，胸前隆起了兩個富有彈性的奶峯，在奶峯最高處隱約顯露出蓮子大小般的黑點。最令人想入非非的，是那條短褲祇短得形成了三角形。一舸瞧了這幕肉感而曲線美的半裸體，他那魂靈兒完全已飛入到楚屏身上去了。可惜爲時並不多，祇不過一分鐘後，楚屏的身上，早已穿上了那件銀絲紗的旗袍了。

「阿香！我和姪少爺到舞場裏玩去了，你好好生看守着家吧！」

楚屏穿上粉色的絲襪和銀色的高跟皮鞋，見阿香拿了一瓶鮮花走進來，便對她叮囑着說。阿香點頭答應，一舸遂和楚屏坐車到大東舞廳，吩咐阿三自行把車開回去。於是姑姪兩人攜手進內，這情景誰也相信他們是一對非常親熱的情侶呢！

在悠揚的爵士音樂聲中，醉人心魂的霓虹燈光下，一舸撲着楚屏輕盈的細腰兒，胸貼着她軟綿綿的奶房，踏着整齊的步子，合着音樂的節拍，婆婆地好似蝴蝶穿花般的舞着那水波形似的快華而斯。兩人的臉上泛起熱情底紅暈，含着得意而又興奮底嬌笑！

「姑媽！你餓了嗎？我們就在這兒叫兩客大菜來吃吧！」

兩人在舞池裏歡舞了幾次，攜手回到沙發上坐下。一舸望着她嬌紅的臉兒，笑嘻嘻的十分柔和而又十分小心地問着。楚屏的心裏是早已盤算着，他爲什麼伴我到東舞場來？這當然是便於在大東旅社開房間。那麼今天夜裏，我就要把他暫時充一個濟濟。不過一舸究竟是他的姪兒子，一個姑媽和一個姪子作那風流的事兒，到底有些難爲情。最好能夠在沈迷中，不知不覺地搭上了手。不過一個清清楚楚的人，怎能使他沈迷呢？唯一的好方法，自然只有喝酒。楚屏心中既然已有這樣的存意，今聽一舸問着自己，遂揚着眉毛，滿臉含笑的笑了點頭。說道：

「好的！今天我心裏很快樂，想喝些兒酒，不知你喜歡嗎？」

「姑媽！我早有這個意思了，爲的是怕姑媽不要喝。不料你真的也想喝酒嗎？那我的心花兒要樂得朵朵開了。……」

楚屏見他這樣驚喜欲狂的神情，便伸手在他腿上恨恨的擰了一下，忍不住又吃吃地笑了。一舸遂忙吩咐侍役送上兩客西餐，和一瓶香檳，侍役聽了，便點頭下去。不多一回，酒菜上來，楚屏因爲要自己沈迷，遂把香檳酒一盃一盃的喝下去。喝了一回，又去跳了一回舞。這樣一個鐘點後，楚屏早已嬌吁喘喘，香汗盈盈。偎在一舸的懷裏，好像已經四肢無力

般的軟綿了。一舸見她臉兒似出水芙蓉，眼兒似秋波橫蕩，知道她已經醉了，遂把她扶到塵位來。楚屏說要回去了，一舸連連答應，付去賬單，便扶她出了舞廳。

楚屏雖然是真的醉得很模糊，但她還明白一舸是把自己扶到大東旅社的房間來。芳心暗想，這孩子有幾根肚腸，可都給我料到哩。心中十分歡喜，但爲了要避去難爲情，不得不裝做完全醉迷了的樣子，微閉了明眸，把臉兒靠在他的肩頭，一步挨一步的走。

兩人走進了臥房，一舸把她扶到床上躺下，回身關上了房門，輕輕的走到床邊。祇見楚屏閉了眸珠，長睫毛烏黑地連成一綫。這樣一副美人嬌媚的意態，真個令人銷魂。一舸到此，一顆心兒，砰砰亂跳，情不自禁的伸手解去了楚屏衣紐，褪下了她的旗袍……襯衣……小袴……高跟皮鞋……楚屏雖然覺察他已在着手進行偷香竊玉的工作，心兒一陣蕩漾，她索性裝做沈沈地睡熟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那室中的燈光也熄去了。

一舸爲了要在楚屏面前竭力討個好，當然他是非常的賣力。因了他的賣力，楚屏對他開始有了深刻的認識，於是把那濟濤一個忠實的丈夫，完全拋棄到九霄雲外去了。

「一舸！好！好！你這孩子，怎麼敢大胆欺侮姑媽了嗎？」

經過了良久的時間，黑沉沉的空氣中，發出了楚屏嬌吁的喝聲。這就聽一舸帶着哀求的

口吻，輕聲兒叫道：

「姑媽！我該死！……請你饒恕我吧！……姑媽的恩情，……我始終不敢忘記你……今後我是姑媽的奴隸，……姑媽說一句，我應十句……我親愛的好姑媽。……」

「誰要你涎臉，假使你能在我腹中留一塊肉，我真的更喜歡你哩！」

一舸聽楚屏這話，方知她所以接受我的愛，還有這一層意思。一時兩人格格的笑了一陣，撲抱着效交頸鴛鴦，竟實行了亂倫的獸行了。

楚屏一舸接連歡娛了兩夜，這是第三天的下午，楚屏剛睡午覺醒來，蘭湯浴後，方等一舸到來，再一塊兒幽會去。不料一舸沒有來，却見濟濤匆匆的回來了。楚屏見了濟濤，因為胸中有了虧心的事，臉上不免有些侷促不安。但仔細一想，這事豈能洩漏，於是立刻又恢復了她平常的態度，笑臉相迎。十分親熱的問道：

「濤弟！你怎麼去了三天啦？外面熱嗎？快寬了長衫吧！」

楚屏一面說着，一面早給他脫了長衫。阿香拿水進來，楚屏又親自擰了一把手巾，給濟濤擦個臉。濟濤十分喜悅，拉了她的玉手兒，坐到床上，望着她嬌艷的粉頰兒，微微地笑着道：

「姊姊！三天不見，我真好記着你啊！不知你也同樣的記着我嗎？」

「我沒有一刻不想念你，但是你恐怕……未必……」

楚屏瞟他一眼，笑盈盈的回答，可是說到這裏，她的良心受了竭力的責備，頓時緋紅了兩頰，再也不敢說下去。濟濤見她這樣不勝嬌媚的意態，還以為她怨恨自己三天不回家，一時把那春霞的事兒，倒不好意思開口了。遂把她臉兒捧來，溫順地吻了一下。笑道：

「我的好姊姊！你別冤苦了我吧！……姊姊！我這次到家鄉，做了一件善事，現在我跟你來商量，不知你允許我嗎？」

楚屏見他這個多情的樣子，心裏未免有些兒羞慚。又聽他這樣說，便偎在他懷裏，柔聲兒說道：

「濤弟！你既做了善事，那是再好也沒有了，還要跟我商量什麼呢？你多做了善事，也許我會養兒子哩！」

楚屏說到這裏，又望着他嫣然一笑。濟濤暗想，這可好了，她竟這樣說，一時真叫我好難啓齒哩！因此明眸向她凝望良久，哎唔了一回，方才把呂大可已死，他的女兒孤苦零丁，我見她身世可憐，所以收她作妾的話，向她告訴了一遍。然後又摸着楚屏的身子，柔聲

地道：

「姊姊！我的所以收她作妾，一半固然可憐她身世，譬如收留一個丫環。一半當然叫她養一個兒子，那麼我倆日後年老了，也決不會寂寞了。不過我向姊姊聲明，並不是我肯定姊姊不會生育了。有了兩個人，似乎比較希望多些兒。同時我再要聲明的，我決不是有了她，就沒有了你，你是我十一年來的愛妻，她不過是一個小星。小星終是小星的待遇，那你絕對可以放心的。」

楚屏這才恍然大悟，原來他在鄉下已帶來一個妾來了。暗想，男子的心理，口硬骨頭酥，果然不出我之所料。自己和一舸的關係，本來尚抱着不安，現在也就坦然無愧了。丈夫能娶妾，做妻子自然也能結一個戀人了。今聽他又這樣說，便也正色的說道：

「對於娶妾的事，我不是早允許你了嗎？至於你這兩個聲明，實在可以不用說的。你想，我是一個好欺侮的人嗎？妾你祇管娶，有什麼令我不滿意的事，我隨時可以行使做奶奶的權威，你絲毫不能過問半句。」

濟濟聽她這樣說，心裏倒是一驚。但仔細一想，倒又喜歡起來。便連連點頭，含笑說

道：

「姊姊！你放心，你這幾句話說得很中聽，我全能依你。因為她是個鄉下姑娘，而且祇有十七歲，有了這樣好生活給她過，她還敢放肆嗎？而且姊姊祇管把她當作女兒一樣，隨時可以教訓教訓她呢！」

「那麼她現在的人兒呢？我祇要她人兒生得不錯，性情生得溫柔，我自然也歡喜她的！」

楚屏內心雖然是萬分的不受用，但爲了要假做賢德的夫人，不得不竭力按住了妬火，含了滿臉的微笑，好像真的很快樂的問着。濟濤聽了，暗想，春霞這姑娘是再溫柔也沒有了。這樣妻妾之間，一定和睦睦了。一時把楚屏感到心頭，把她緊緊抱住。吻着笑道：

「多謝姊姊寬宏大量，真令我感激極了。現在我給她暫時住在旅館裏，姊姊既答應了，我就立刻去把她領來拜見姊姊好嗎？」

楚屏一面點頭答應，一面恨恨的把他推開。嬌嗔着道：

「你別給我涎臉了，娶了一個妾，就樂而忘形，可見你們男子都不是好東西……」

濟濤聽了，一面得意地笑，一面便披上長衫，吩咐阿三備車，去接春霞進門了。楚屏待濟濤走後，芳心暗自細想，他現在討了一個妾，最好仍舊不會生育，而我……腹部，但願有了

一舸的種，漸漸高大起來，那麼這個妾，不是早晚就可以叫他脫離嗎？楚屏這樣想着，對於濟濟的娶妾，倒也不以為意了。同時因為一舸比較濟濟要奇妙得多，還是給濟濟看了一個妾，使我有機會可以和一舸幽會了。楚屏想到這裏，把那滿腔妬火漸漸熄了下去。覺得這樣反使自己方便得多，因為一舸實在比濟濟要可愛得十分呢！

「姑媽！今天我們到伊文泰私人花園裏去玩好嗎？」

楚屏正在暗自思忖，忽見一舸滿臉含笑的走進房來。楚屏連忙站起身子，搖了搖手，輕輕拉他到窗旁。悄聲兒說道：

「一舸！你別樂糊塗了，你姑爸回來了呢！」

一舸一聽濟濟已回來，直嚇得面無人色，全身要抖起來。楚屏瞧他這樣害怕的神情，瞟他一眼。忍不住笑道：

「你這孩子也真胆小極了，現在你我這樣站着，難道他就會曉得我倆的……事了嗎？嚇得這分兒幹什麼呀？」

一舸聽她這樣說，方才把嚇白的臉兒又回過紅潤來。暗想，可見一個人是不能虛心的。具的，此刻我們就是給姑爺瞧見，那怕什麼呢？這就忍俊不置，低低的問道：

「那麼此刻姑爸到那兒去了？」

「哼！你姑爸嗎？果然被你猜到了，他竟娶了一個妾來了呢！……」

楚屏冷笑一聲，撇着嘴兒，這意思顯然心中還有些酸溜溜。一舸聽姑爸真的娶了妾，這對於自己是有益的。心裏一快樂，不免喜形於色。笑道：

「真的嗎？……姑媽！這是我們的幸福，你怎麼反而不高興了呀？」

「一舸！你這話奇怪了，我和你原是爲了一時之情感太濃厚，所以作出了這事。……豈能夠久長下去嗎？況且你也要娶妻子的呀！你姑爸娶了妾，萬一生了兒子，我……不是要……」

楚屏說到這裏，一股真正的酸楚，滲入她已破碎的心房，她實在悔不該和一舸作出那些寡廉鮮恥的事兒，忍不住淚水奪眶而出。一舸見她粉頰掛了淚水，好像海棠着雨，更覺楚楚可憐，想着兩夜恩愛纏綿，甜蜜愉快的滋味，一時便被她迷住了心，覺得世界上除了楚屏一人，實在再沒有可以使自己感到可親的人了。遂伸手拭去了她的淚痕，柔和的道：

「姑媽！你放心！我深感你的恩情，我情願犧牲一切，一輩子不娶妻子……那你快別傷心了。……」

楚屏想不到一舸有這樣的癡情，心裏真有無限底喜悅，也不禁爲之嫣然笑了。一舸見她一笑，實在很嫵媚，不禁挽了她脖子，湊過嘴去，接了一個甜吻！

「奶奶！少爺伴了姨奶奶來了。」

阿香在房門外這一聲喊，把兩人吃了一驚。一舸立刻離開楚屏，坐到沙發上去，隨手拿了一本書看。就在這時候，祇見阿香在前，濟濟和一個年輕的姑娘慢步走進房來。一舸見了，也站起身子。先含笑叫道：

「姑爸！你回來了嗎？」

濟濟見一舸也在，臉兒不覺一紅。一面點頭答應，一面拉了春霞的手，向楚屏說道：

「春霞！這位就是你的大奶奶！」

春霞聽了，便走上前去，向她深深鞠了一躬，叫聲奶奶。楚屏見春霞身穿一件印花綢單襖袍，腳下一雙平跟皮鞋。雖然亂頭粗服，容貌兒却生得美麗異常。一時也祇好含笑點頭，一面替一舸介紹，一面叫她坐下，問她一回身世。春霞見她和顏悅色，芳心深爲感激，遂也小心回答。楚屏笑道：

「那麼我想揀一個日子，拜祭過祖先，再給你們閨房吧！再說霞妹身上衣服鞋襪都要

做的做，買的買。這樣服裝，比我家丫頭都不及，那像什麼樣兒呢？」

春霞聽了暗想，我身上鞋襪還是到上海後，少爺臨時買給我穿的呢？這樣服裝，尚說不及丫頭，那我鄉下穿來的衣服，真要像叫化子哩！春霞一面暗暗感嘆，一面又非常感激楚屏。因為楚屏所說的話，都待自己像親人一樣，當然她一顆小小的心靈，是對楚屏嵌了一個無限美好的印象。濟濟聽楚屏喊春霞妹妹，又見她這樣代春霞想得週到，心裏實在也有說不出快樂。

光陰匆匆，不覺過了五天，到了春霞圓房的吉日。在這五天中，西廂房早已佈置了春霞的臥房，裏面用具，一律最新西式。衣櫥裏早已掛滿了春霞的新衣，鞋箱裏也放滿了高跟鞋，……一切一切的用品，都備了一個舒齊，春霞一顆芳心，自然也樂得不知所云了。

一盞仗亮的電燈光芒下，籠罩了一間精美的臥房。春霞身穿粉紅銀絲紗的旗袍，銀色的革履，低了粉頰兒，含羞般地坐在床邊。濟濟凝望着她已燙過髮的烏雲，化粧後的臉龐，真像天上的安琪兒，也沒有這樣的美麗了。想不到無意之中，竟得了這樣一個美妾，這真不知修了幾世才有這樣的豔福呢？濟濟既萬分地慶幸自己，臉上這就浮現得意的笑容，始終不曾平復過。

「霞妹！時候不早了，我們睡吧！」

壁上鐘已敲十下了，濟濤挨近春霞的身旁，無限溫柔地笑盈盈說着。春霞微抬螭首，繞過無限媚意的俏眼，脈脈含情的瞷他一眼，含羞點了點頭。遂站起身子，伸子給他寬衣，拿到櫥裏掛好。回眸見濟濤已睡在床上薄薄的線毯裏了，他兩眸凝望着自己，却祇是憨憨地傻笑。春霞這就情不自禁的也瞷他一眼，抿嘴嫣然笑了。

房中是祇亮了一盞綠紗罩的檯燈了，四周是靜悄悄的一些兒沒有聲息。床上的濟濤和春霞，相對凝望了良久。濟濤笑了，春霞却皺感了蛾眉，紅暈了雙頰，羞得微閉了明眸。一陣陣底羞澀和甜蜜，充滿了她底心頭。濟濤瞧了她這佯嬌弱不勝情的意態，知道她一顆小小處女底心靈，是含了無限底恐怖和害怕。於是他輕憐蜜愛的溫存，吻着她殷紅的小嘴，忍不住又得意地笑了。良久，良久，濟濤離開了她嘴唇，微抬了頭。忽然在暗淡神祕的燈光下，瞧到春霞嬌紅底粉頰上，已沾滿了晶瑩底淚水，這倒使濟濤大吃了一驚！

第六章 反噬誘姦心 比蛇蝎毒 啣冤莫白惟有鬼神知

春霞的 境，既這樣的艱苦，而且她爸又得了急病死了。在這樣悲酸慘遇之中，實在可

說她是已到山窮水盡的末路了。但天下的事情，總不會使人到沒有路走的地步，所以有濟濟這一個慈善的人來，給她爸代為成殮下葬，並且納她為妾。春霞到此，總算得到了一個歸宿。

春霞一個衣服常破，鞋襪常脫的鄉村姑娘，驟然穿起銀絲紗旗袍，高跟革履，同時又置身在如此富麗堂皇的金屋中。這好像平地一聲雷，由貧窮人家的姑娘，一躍而成閨閣中的貴婦。這在春霞的一顆芳心之中，應該如何的感到滿意和喜悅。但她為什麼正在又羞又喜的合歡之時，好好兒的忽然竟會傷心滴淚了呢？這其中當然有一個原因。

春霞經濟濤輕憐蜜愛的溫存，一顆芳心，自然是充滿了驚，喜，羞，怕，各種不同的滋味。同時自己鮮紅的嘴唇，被他甜甜蜜蜜的吻住了。就是祇因為被他一吻了後，猛可頓時回憶到和卿雲在田邊的一吻。於是她在她驚喜的心靈之中，立刻又滲和了悲哀的成分。

卿雲俊美英武底臉龐，又在春霞底脑海裏浮現出來了。他真摯底情意，是使我太感動了。以一個大學生的身分，幫助一個農家的女兒，在稻田裏辛苦工作，這究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！春霞姑娘！祇要我們彼此不更變他的環境，你放心，我不是個見一個愛一個的人……『血淋淋懇切的話，一遍一遍的在春霞的心裏盤旋。她想着自己處女底貞操，正在交

到濟濤的心裏時，她內心底痛苦，已勝過了銀絲紗旗袍……高跟革履……底喜悅。一陣一陣底悲哀，滲入了她已破碎的心房。制不住她那滿眶子裏的悲淚，撲簌簌地滾下了滿頰。

「霞妹！喲！你怎麼啦？好好兒幹嗎傷心了？」

春霞的嬌靨，忽然變成了海棠着雨一般的意態，這使濟濤忍不住驚訝地問着。但這叫春霞回答什麼好呢？微微地搖了一下頭，嬌羞萬狀的低聲兒答道：

「沒有什麼？少爺！……」

「霞妹！請你不要叫我少爺，恕我不能接受你這個稱呼。我知道你是一個美豔而聰敏的姑娘，大概爲了給我作妾而感到傷心吧！我的霞妹！妻妾原是一個名義，祇要作丈夫的能夠真心相愛，那麼不是一樣的嗎？雖然我似乎比你大了十一年，但我究竟不是五六十歲的年老人，也不能說十分委屈了你。霞妹！你別傷心了，我總不會待虧你的。假使我和你兩人一同出去，大概還不至於會給人家認作父女的關係吧！霞妹！你這樣一傷心，實在使我心裏也很難受哩！」

濟濤聽她低聲的回答，明眸微睜，那淚又奪眶而出。這一分兒可憐的意態，愈增加了她的嫵媚，同時更增加了濟濤的愛心。一手摸着她的腰肢，一手抱着她的頸項，低頭把她留在

粉頰上的淚水，都給他柔情蜜意的吮吻了去。春霞聽他這樣說，人心究竟是肉做的，豈能夠不深深的感動嗎？於是把想念卿雲的心也就淡然忘去，溫和地辯着道：

「濤哥待我這樣恩情，我把身子來報答你，原是理應如此。你怎麼說出這個話來？況且濤哥有才貌，更有多金，上海地方，娶個美艷的妾，真是非常容易。我一個鄉村的姑娘，原是庸俗脂粉，今濤哥所以納我，是完全憐我境遇，豈是貪圖我一些什麼來嗎？從這一點瞧來，我知道濤哥良心很好……」

濟濤聽她果然喊自己哥哥，又聽她說得自己這樣低賤，心裏更愛得她了不得。便又含笑問道：

「霞妹！你別客氣吧！你這樣容貌，真可稱國色天香，艷勝西子。我無意中能得到霞妹爲妾，我心裏是感到多麼的幸福啊！但是你心裏既然也很感激我，爲什麼又要傷心呢？這不是使我很納悶嗎？好妹妹！你快告訴我吧！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却祇是搖頭，說沒有傷心。濟濤凝眸想了一回，便低聲又問道：

「霞妹！你不是怕屏姊姊待你不好嗎？」

「不！不！濤哥！你別瞎猜，奶奶是待我再好也沒有了。」

「那麼霞妹爲什麼滿淚呢？你總得告訴我才是。」

「……我是因爲想爸爸……」

春霞被他逼問不過，眸珠一轉，這就不得不說一個謊。但是第二個爸爸還沒說出，真個勾引起思親底痛，忍不住她那大顆兒的眼淚又滾下來。濟濤聽了，暗想，霞姑娘真是一個孝女，她想着自己今日有這樣好日子過，當然不得不想起可憐的爸爸了。遂偎着她臉兒，軟語安慰道：

「你爸雖然死得可憐，但有女兒這樣給他成殮下葬，也是你爸平日爲人厚道的好處了。……不過我恨當初並沒有收你作妾的意思，不然總不至於這樣草草，對於這些，我始終表示抱歉。好在往後仍可以給他築墳超度的……」

「就是爲了你當初沒有意見，我所以說你良心好……對於這點，你可以一些兒不用表示抱歉的。」

濟濤人雖忠厚，原也是個聰敏人。聽春霞的話，言在意外。可見她決不是個庸俗脂粉，假使我不是人品高尚的話，她還情願給我作妾哩！可見理智健全的人，金錢決不能施展其絲毫魔力，這實在令人欽佩。濟濤於是把春霞更愛入骨髓，捧着她臉兒。拭去她淚水，微微

地點頭。說道：

「霞妹的話不錯……但今天原 你生命中最快樂值得紀念的日子，你實在不應該太傷心。假使你芳心中是愛我的話，那麼你快收束淚痕，對我笑一笑吧！」

春霞見她這樣柔情蜜意，覺得濟濤實在是個很好的夫婿，我不應該對他過分的冷淡。現在我人生最寶貴的處女貞操都已交給他，那我當然是從他到底了。況且卿雲的叔父母已給他定了親，我還癡念他作什麼，不是自尋煩惱嗎？春霞這樣一想，水汪汪的秋波，脈脈含情的瞟他一眼，便掀着酒渦兒，露齒嫣然笑了。濟濤見她這一笑，真是嫵媚到了極點。不免愛極欲狂，放浪形骸之外。春霞禁不住他這樣的溫存，一時樂得心花兒都開了。情不自禁的緊摟濟濤的身子，啞啞地笑起來。

歡娛嫌夜短，更何況夏日的夜本來是極短的。待兩人好夢回時，早已紅日滿窗。濟濤見春霞坐起床來，便望着她笑道：

「霞妹！你昨夜辛苦了，就多睡一回兒吧！」

春霞報報然報之以微笑，却又啐他一口。兩人都忍不住又抿嘴啞啞笑了。披衣起身，春霞因不慣穿高跟，遂換了一雙江白相鑲的半高跟香檳皮鞋。濟濤見她站在床前，好像仙子凌

波，真是美麗已極。情不自禁的也跳下床來，捧過她粉臉，又接了個吻。春霞含羞，格格一笑，早已逃到梳粧檯前去了。

「姨奶奶！臉水放在面湯檯上，化粧品都在抽斗裏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阿香端了臉水進來。春霞答應一聲，便自行梳妝。阿香收拾臥房，拿了痰盂出去。濟濤却呆瞧着春霞敷香粉，塗胭脂，臉上滿顯出得意的笑。

「濤哥！我向奶奶房中請安去了，你隨後也來吧！」

春霞梳洗完畢，繞過無限媚意的俏眼，向濟濤瞟了一眼，便含笑嫵嫵的到楚屏臥房裏來。祇見楚屏尚躺在床上，梳粧檯上放一隻牛奶盃子，百靈桌上亦放一隻牛奶盃子，都還有剛喝完似的。春霞雖然有些奇怪，但這沒有研究的必要，其實粗心人根本不會理會到。

吳公館的屋子雖大，因人兒不多，所以僕婦也沒有幾個。三個僕婦，是專門管廚房裏的。阿三汽車夫，空時收拾收拾大廳和客室等房間，其實每間都佈置富麗堂皇，本來是清清潔潔的。至於楚屏的臥房，除了阿香一個人進出外，三個僕婦是不進來的。所以楚屏把阿香認爲心腹，阿香因奶奶待她像女兒一般，自然伴伴替楚屏做耳目和手脚。昨天春霞回房，一舸也來湊熱鬧，當下楚屏和一舸送濟濤春霞進房後，楚屏瞟一舸一眼，於是一舸大胆的就

楚屏房中作了濟濤的代表。阿香今年十五歲，也早情竇開了，見奶奶，姪少爺睡覺，心裏又奇怪又羞澀。楚屏恐阿香洩漏，遂叫一舫也把阿香睡了。阿香年幼無知，一舫自然樂從。因此春霞圍房那夜，却使一舫實行一箭雙鵰的豔福。春霞當然不知道，濟濤又那裏能想得
到呢？

「奶奶！你還沒起來嗎？」

「霞妹！你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？」

楚屏見春霞笑盈盈的來請安，心中暗想，這妮子倒很會做人哩！便也很親熱的喊着她，一面便掖了線毯，跳下床來。這時阿香又拿上兩盃牛奶，和兩盆土司。一面叫姨奶奶用點心，一面拿旗袍給楚屏穿上。春霞見楚屏是已梳過了妝，好像起來後又躺着似的。遂又說道：

「奶奶！可曾吃過早點了嗎？」

楚屏含笑點頭，這時濟濤也笑着進來，向楚屏彎腰鞠了一躬，笑道：

「姊姊！真對你不起，昨夜冷靜了你了！」

「別給我涎臉了，這是什麼話，被霞妹聽了不要笑嗎？」

大家聽了，都微微地笑了。濟濤對此嬌妻美妾，心中真有無限底喜悅。一面喝着牛奶，

一面又望着楚屏和春霞，臉上的笑容這就始終不曾平復過。楚屏瞧着兩人坐在百靈桌邊，一同喝牛奶。因為春霞的臉兒，實在比自己美麗得多，因此表面雖現着笑容，而心裏真非常妬忌。

兩人喝畢牛奶，阿香又擰上手巾，給兩人擦了嘴。楚屏拉了春霞的手兒，在沙發上坐下。望着她嬌嫩的臉兒笑道：

「霞妹！你怎麼老喊我奶奶？不是太顯生分了嗎？……可是他教你這樣喊的嗎？」

楚屏說着，回眸瞅了濟濤一眼。濟濤見楚屏待她這樣好，心裏十分安慰，望着兩人祇是笑。春霞更感得無可形容，明眸中含了無限底柔情，凝望着楚屏。低聲兒說道：

「奶奶待我這樣好，真叫我心裏不知怎樣感激才好哩！那麼我冒昧放肆了，就喊你姊姊吧！」

楚屏聽她這樣說，便含笑點頭，撫着她手，表示萬分的親熱。一面叫濟濤也在旁邊坐下，一面又笑盈盈道：

「濟弟把霞妹娶來，原要你養個兒子，所以我是很明亮的人，當然不會待虧你。……這是我們閨房中的事情，我們也不用害羞，就從實說吧！我的意思，每一個月，濟弟

在我房中各十五天，不過這半月中，濤弟也不是一連宿的。我想五天一房，這樣揀揀着。至於霞妹房中的丫環，本欲再買一個，後來我想阿香這孩子，做事很快捷，多一個丫環，就多一個口舌。還是濤弟宿在我房中時，叫她伴霞妹睡去。濤弟在霞妹房中，就喊阿香伴在我房中，這樣不知你們以為好嗎？」

春霞聽楚屏這樣恩典，芳心愈加感激。但這樣羞羞答答的事兒，如何回答呢，因此紅暈着雙頰，垂下了頭。濟濤樂得眉兒一揚，連連點頭笑道：

「姊姊這樣分配，實在是十六兩天平秤，真使霞妹和我深深感恩不盡哩！」

楚屏春霞聽他這樣樂而忘形的意態，也不禁吃吃地笑了。其實楚屏這個辦法，是昨夜裏和一舸阿香三人商量定的。這樣阿香在楚屏房中時，也可以沾些雨露。這種事兒，可憐濟濤睡在夢中，却是快活熬了一個謝一舸。

從此以後，濟濤照着規矩，五天一房的分睡妻妾房中。楚屏待濟濤睡到春霞房中時，就有一舸來做候補道，阿香也常得些好處。這樣神不知鬼不覺的大家相安無事，都很快樂。

春霞自進吳公館後，濟濤天天帶着妻妾兩人到戲院，公園，舞場，等各處去遊玩，久而久之，春霞也早由鄉下姑娘而變為都市中摩登的人了。有時候楚屏推病不和他們同去，她

自然和一舸去找歡樂了。

流光如駛，匆匆之間，不覺又過了半年。楚屏這幾天裏，差不多沒有一刻不在煩惱中生活。這原因爲了自己腹部並沒大，而春霞的腹中却漸漸的隆起來。因妬忌而生出惡念，有機會就想來一個狠毒的手段。

這夜濟濟睡在春霞的臥房裏，兩人躺在繡花的被裏，嗚嗚唧唧的談個不了。濟濟伸手撫着春霞柔軟微隆起的腹部，微笑道：

「霞妹！你不是已有孕四個月了嗎？……」

春霞被他撫摸得癢斯斯的，便把他手兒握住，吃吃的笑道：

「濤哥！你別摸了吧！癢斯斯的怪不好意思。……四個月了，昨夜你不是自己也算過了嗎？」

春霞眉兒一揚，烏圓眸珠一轉，揪着笑渦兒這就始終不曾平復過，這意態顯然是這一分兒的喜悅。濟濟瞧她這個嫵媚的情景，心裏愈加愛她，便把她嬌小身兒撲在懷裏，吻着她頰兒。笑道：

「霞妹！假使你養一個兒子，那我是多麼的愛你呀！」

春霞聽他這樣說，雖然身子躲在他的懷裏，柔順得像一頭馴服羔羊一般。但她秋波盈盈的眼兒，却向濟濤白了一眼。鼓着小嘴兒，含了嬌嗔，說道：

「養兒子你愛我了，養女兒呢？你難道就不愛我了嗎？世界上沒有女孩兒家，那裏來兒子呢？……」

「霞妹！你這話真不錯，養兒子女兒我都愛你的。假使這胎是兒子，當然更好。假使是女兒，那麼還有下一胎哩！……我知道妹妹是個送子的觀音，這一胎準是兒子，我相信的。……」

濟濤慌忙又笑盈盈的安慰她，同時把她小嘴兒默默地溫存。春霞聽他說是送子觀音，芳心一快樂，忍不住又吃吃的笑起來。

「霞妹！這幾天你想什麼吃？你祇管說出來，我可以設法都給你去買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我很想櫻桃和枇杷吃。濤哥！你現在冬天裏可能給我買得到嗎？」

春霞微仰了粉臉，明眸睜着濟濤，頻頻點着頭憨憨的笑，這意態是顯出稚氣頑皮的樣子。濟濤見她這樣天真可愛，情不自禁把手伸到她的腰間去。春霞連忙把他握住，瞅他一眼。嗔道：

「哥哥！你不老實，我明天可要和你分被兒睡了。」

「那裏，那裏，妹妹！你別冤枉我吧！……：……：但大冷的天氣，分被兒睡，怎樣受得住呢？」

春霞見他微紅了臉兒，好像很不好意思似的辯着。一時又恐他心裏不快樂，遂望着他嬌媚地啞啞一笑。兩手捧着濟濤的臉兒，把小嘴湊上去，吻在他的唇上。笑着道：

「哥哥！我們往後的歡樂日子可多着哩！我先給你一些兒甜的吧！」

濟濤見她這個模樣，方知她生怕我賭氣，所以這樣溫存自己，一時更感到她的多情和可愛，親親蜜蜜的吮着她。說道：

「霞妹的話不錯，我們早些兒睡吧！」

隨了這一句話，祇聽「必啞」一聲，那室中的燈光就熄去了。

濟濤和春霞在西廂房裏安安穩穩地睡着了，但是東廂房裏的楚屏和一帆，却正在演那風流的把戲哩！阿香睡在床裏另一條被裏，探頭瞧着兩人笑聲格格的好風光。心裏癢癢的好生難受，便笑着說道：

「少奶和姪少爺輕些兒吧！別人家要睡哩！」

「這妮子看人吃飯喉嚨疼，還說要睡，我叫姪少爺睡到你的被窩裏，恐怕打你睡你也不肯睡哩！」

一舸聽楚屏這樣說，一面笑，一面把阿香的被兒掀開，真個鑽身到阿香的被裏，撲着阿香小巧的身軀，在她小嘴上發狂似的吮吻。阿香被他吻得透不過氣，一凸格格的笑，一面嬌吁喘喘的喊道：

「姪少爺！你快給我放手吧！我要喊哩！」

「你喊嗎？……我呵你疼，看你敢喊不敢喊？」

一舸伸手在阿香脅下腰間一陣亂摸，阿香縮了身子笑得連連告饒。楚屏任他們浪笑了一回，自己却呆呆地想了一回心事。經過良久良久，楚屏伸手向一舸頰上擗了一把，嗔他道：

「別樂了，我和你商量正經的事情哩。……」

一舸聽了，遂又鑽身到楚屏的被窩裏，撲抱着她身子。笑問道：

「姑媽！什麼事情，你說出來吧？我祇要做得到的事，我總給你去幹的。」

「你這孩子……鑽進鑽出，身子凍得冰陰的，着了寒可不是玩哩！快我暖暖你吧！」

「真的，姪少爺淘氣精，別人家好好兒睡得暖烘烘的，就來吵鬧一回，害得我被窩又

冰冷了……真討厭。……」

阿香掀了小嘴兒，恨恨的白他一眼，楚屏和一舫聽了，都忍不住又笑起來。過了一回，一舫又問楚屏要商量什麼事？楚屏附着他耳朵，悄悄的告訴道：

「後天濟濟要睡到我房中來了，你給我睡到春霞的房中去吧！」

一舫聽了這話，倒不禁爲之愕然。心裏好生奇怪，望着她嬌豔的臉兒，憨憨笑道：

「姑媽！你別和我開玩笑吧！」

「誰和你開玩笑？我告訴你一個原因吧！這個計劃我是想了一星期了。春霞她是已有四個月的身孕了，我心裏真非常不受用，假使她將來真的養了一個兒子，我不是要吃她的虧了嗎？所以我不得不起一個狠心，非把她除去不可。但用什麼方法呢？於此就要借重你的人了。就是後天夜裏，你給我預先躺在春霞後面的阿香房裏，待春霞熟睡的當兒，你就給我進去強姦她，那時我叫阿香來報告，使濟濟都曉得了，大家走到春霞房中。那時我問你一句，你都要承認。並且一口咬定春霞腹中的一塊肉，是你留的種，那時我就可以把春霞趕出去了，你有胆量給我幹嗎？」

一舫聽楚屏說出這一套話，心中不覺吃了一驚。暗想，楚屏這婦人的心真也惡毒了。但

這事情對於我根本是不利的，第一，我去強姦春霞，並且誣她腹中的肉是自己留的種，這姑爺一定要恨我入骨，生意歇脫不要說起，也許還要給他送到捕房去，這可是玩的事嗎？第二，姑爺既沒了春霞，他自然天天要睡到姑媽房中來，那我還有享受溫柔滋味的機會嗎？一舸這樣想着，那兩道眉毛就緊蹙起來，臉上顯出很爲難的樣子。說道：

「姑媽待我這樣恩情，雖赴湯蹈火，我也願意去幹的。但這事情有許多困難，第一，恐怕姑爺給我送捕房去，這我一生名譽，不是完全掃地了嗎？第二，我和姑媽的歡娛機會，不是很少了嗎？我想，就是春霞養了兒子，她也不敢放肆的，祇要我們有快樂日子過，管她什麼呢？……」

「我想的主意，要你批評嗎？你倘使不願意幹，那麼你以後就不用再來了。至於你這兩層憂愁，我也早想到的。第一，祇要我勸阻一句話，濟濟就不敢過分難爲你，這你名譽是可以保牢的。第二，我情願另外再給他娶一個妾，因爲春霞生得太美貌，我實在瞧不入眼。那麼你我不是仍可以有歡娛的機會嗎？你放心，我總不會使你吃苦的。……」

楚屏聽他不答應，心中便很不快樂，豎了蛾眉，嬌嗔着說。一舸聽了，心裏好生爲難，

答應好，還是不答應好呢？阿香一則年紀輕不懂事，一則楚屏曾答應收她作女兒，所以楚屏的話，是沒有不贊成的。今聽一舸不肯幹，便對他也說道：

「姪少爺！奶奶的話，你若依了，便有兩種好處。第一種，姨奶奶這樣美貌的人兒，不是給你也嚐到滋味了嗎？第二種，姑爹雖然恨你，姑媽總感激你的呀！那麼你以後所得的好處就多哩！否則，你這時立刻就給我離開這兒，誰希罕你嗎？」

一舸聽姨奶奶這樣美貌的人兒一句話，心裏倒是一動。便啐他一口，笑道：

「你這小妮子算什麼東西，怎敢趕起姪少爺來了？」

「哼！奶奶收我作女兒了，我就是你的表妹，不能管你嗎？」

一舸聽她這樣說，便揪了阿香的被兒，把她身子拖入楚屏的被窩裏，三個人摺在一起。

一舸吻她頰兒笑道：

「原來你是我的表妹哩！好表妹！親表妹！我就準定冒險幹一下子了。」

楚屏聽他答應了，心裏十分喜悅，同時把阿香也更加疼愛了。暗暗存心，預備將來阿香真的嫁給一舸，自己原不過暫時玩玩一舸罷了。

過了兩天，這夜濟濤睡在楚屏的房中，壁上的鐘已敲八下了，楚屏和濟濤已睡在被窩

裏。楚屏笑道：

「濤弟！霞妹腹部圓而尖，我今天曾摸過她，說不定是個男孩子呢？那真令本喜歡哩！」

「可不是？到明年夏天裏，我們就可以作孩子的爸媽了。姊姊！這個孩子養下來，名兒還是姊姊取吧！因為姊姊是個有福氣的人。」

濟濤正恐怕楚屏要妬忌，所以處處地方，他都奉承楚屏，竭力的討好。楚屏聽了，嫣然一笑，顯出柔媚的手段，緊緊偎在濟濤的懷裏。說道：

「你這是什麼話？我是有福氣的人，不還是全靠着你嗎？……」

濟濤見她不勝嬌媚的意態，因為有五夜不曾和她睡了，自然這時眼中瞧來，更覺可愛。便低下頭去，在她唇上甜甜又吻住了。

濟濤在春霞房中睡五夜，是並沒有行過房事。從這一點看來，顯然春霞並不是個淫蕩女子。濟濤雖然贊美春霞的愛潔，但今夜睡到楚屏的房裏，自然很想混存一下。楚屏本來風流成性，自從和一舸廝混了半年，她的慾食更盛。在她心目之中，祇曉得發洩她的肉慾之愛，把所有良心以及理智却一概抹煞了。今夜爲了就要發生她計劃定的事情，所以更加的百般溫

存，屈意奉承。大凡一個男子，已在閨房之中，無論你是道學先生，總也要愛着熱狂的妻子。所以濟濟雖愛春霞的幽靜，但對於楚屏風騷的手腕之下，也是甘心屈服的。

濟濟楚屏兩人恩愛纏綿了一回，時已八點半鐘，方欲交頸而睡。忽聽阿香在門外高聲喊道：

「少爺！少奶！你們快起來呀！姨奶奶和姪少爺却睡在一起呢！」

濟濟楚屏一聽這話，楚屏是早已明白，濟濟真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，向楚屏望了一眼，顯出納悶的神氣。問道：

「屏姊！咦！……阿香說的什麼話啦？」

「奇怪！奇怪！一舸怎麼會和霞妹睡在一床呢？……快起來……我們去瞧個仔細。」

……

濟濟說時，早把銀灰皮袍披在楚屏的身上，自己也穿上皮袍，兩人急急的步入西廂房。阿香在門外故意指手畫腳的說道：

「睡在一起，睡在一起……」

濟濟氣得臉兒通紅，兩人從阿香臥房繞入春霞室內。祇見床上的春霞柳眉倒豎，杏眼圓

睜的正在把袴兒向上拉。一舸也在繫西服短袴，春霞見濤屏兩人，便氣出話來罵道：

「一舸這畜牲……他胆敢……欺侮我……幸而我發覺得早。」

「姨媽！事情被人知道了，你不要推在我一個人的身上來吧！」

一舸一面穿好西服，一面故作驚慌的樣子說。春霞聽他誣咬自己，一面披上皮旗袍，一面跳下床來，正欲向他大罵。楚屏却望了濟濟一眼，頓時變了惡狠狠的神情，大聲喝道：

「不許開口，讓我先問仔細，一舸！你快從實告訴，倒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我知道你是一個很好的孩子，怎麼會作出這種不要臉的勾當？」

「姑媽！你別動怒，我告訴你……這還是四個多月前的事情，姑爹睡在你房中日子，姨媽晚上便叫我去伴她，當初我不敢，後來經不住她再三引誘我……我該死……我竟和她……一直到現在，姑爹睡到姑媽房裏時，我便夜夜伴着她。不料今天被阿香撞見了……所以姨媽……她……」

一舸聽楚屏這樣問，便倒退兩步，把預先編好的謊話，吱吱唔唔的說了出來。春霞聽了，頓時氣得混身亂抖，不禁哇了一聲哭起來。罵道：

「你這畜牲……你為什麼要害我……」

春霞祇罵了兩句，便再也罵不下去，她實在氣昏了。楚屏早怒氣沖沖的罵道：

「好好！你們做得好事，我以爲你腹中的肉，真是少爺留的種，原來你是問一舸借來的呀！……不要臉的賤貨，抬舉不起的鄉下野姑娘。……阿香！……你快來告訴我，他們究竟怎麼一回事？你是活死人嗎？四個多月來，難道還祇有今天發覺嗎？」

「少奶！我年輕好睡，原是七點不到，就躺在床上了。有時候我不睡，姨奶奶也老催我早睡了，我見姨奶待我好，遂也早睡了。不料今天一覺醒來，聽房中有男女笑聲，我心裏奇怪，便推門進去一望。祇見姪少爺和姨奶奶擁抱着接吻，下面被裏還掀動不停，但却不知道在作什麼工作呢？」

濟濤聽阿香急急的十分認真地告訴，心中暗想，怪不得春霞前兩夜不願我和她行房事，原來她愛上了他，一時怒火高燃，也果然墮其計中，猛可搶步上前，伸手在一舸頰上拍拍打了兩光。大罵道：

「你這毫無心肝的野種！我待你不薄……你胆敢淫我……快送到捕房。」

濟濤罵到這裏，臉兒由紅轉青，由青變白，早又揮手打了他兩個耳光。楚屏聽他果然要實行送捕究辦，便忙阻住。勸道：

「薄弟！這事萬不可以，家醜不能外揚。……現在既已明白這賤婦腹中的肉，並不是你的種，還要她什麼？……唉！一個鄉下姑娘怎麼能夠叫她享福呢？當然要活得不耐煩了。……你這賤婦，快給我滾……滾……下流氓！你竟看中姪少爺！……滾！滾！」

楚屏罵到看中姪少爺時，一舸捧着被打過的兩頰，向楚屏望了一眼。楚屏也早理會了，兩頰紅得發燒，這好像自己罵自己，一時心頭的恨便都要發洩到春霞身上去。立刻奔上前去，握了拳兒，向春霞亂打，叫她快滾。春霞到此，方知楚屏平日待自己好，原是戴着假面具，笑裏藏刀，心毒好比蛇蝎。因為從三人情形看來，明明是故意做好的圈套。可憐濤哥真是老實人，竟會真的相信他們。現在又見楚屏打自己，叫自己滾，一時傷心已極，爲了既已明白是楚屏陰謀，雖然悲痛，但却停止了哭。暗想，照此看來，辯也沒用的了。雖然今日我不走，恐怕往後定要遭她的毒手，於是她在衣鈎上捨了一件長毛駱駝絨大衣，便毅然奪門而走。濟濤見她淚下如雨，真的要走。心中自然又不忍起來，暗想，這事莫非冤枉的嗎？忍不住又要奔過去拉她，大喊道：

「春霞！你不許走，……我有話問你……」

「快滾！快滾！這處婦已經點認作不要臉的事情了，你還問她什麼？她腹中又不是你的種，她給你做烏龜，……還要她嗎？……我情願明天多給你再娶兩個妾好了！這個腐貨，快給我滾！」

楚屏不等濟濤說完，早已一聲獅吼，把濟濤身子抱住，不許他去拉春霞。春霞聽濟濤喊她，便回身過來。今見楚屏一喝，濟濤竟默無一言。這樣懼內，我早晚難逃她的計算，還不是走了自尋生路好嗎？便望着濟濤，淚下如雨，大聲叫道：

「濤哥！……妹妹究竟是淫賊？是貞節？日後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……我們再見吧！」

春霞說完這話，失聲哭泣，早已發狂似的奔出吳公館去了。濟濤聽她這樣說，心中痛苦萬分，意欲喊住。楚屏又大罵道：

「這淫婦做了醜事，還要嘴硬……趕出一個賊妾，真不算一回事。濟濤！你不用灰心，我明天準給你再娶兩個好了。」

濟濤聽她這樣說，把一腔憤怒，早又發洩到一舸身上，發狂似的向一舸拼命亂打亂罵。一舸這次真夠倒楣了，香旣沒偷着，還挨了一頓痛打，祇好哀哀苦求。濟濤瞧此情形，真肉

疼萬分，瞟着一舸一眼，嬌聲罵道：

「你這孩子也真不懂事，怎麼和長輩通起姦來？還不快走，預備給姑爹打死嗎？過兩天待姑爹氣平，再來賠罪，快走，快走！」

一舸見楚屏兀是秋波送情，抵嘴要笑的神氣。心中暗想，你今天的話，好像全在罵自己，你把眼中釘拔去了，累苦了我挨毒打，真正寡頭觸足，一時也祇好抱頭鼠竄般的奔出去了。

「混賬！混賬！真氣死我了。……」

「別氣死了，本來你自己不好，爲什麼不在上海娶一個，却喜歡這種野姑娘呢？唉！我也氣死了。……真是家門不幸，出此賤……啊呀！濤弟！我們別冷了身子，了這

野姑娘，不要送了我們命，快快回房睡去吧！」

濟濤鐵青了臉兒，憤憤不平的說着，楚屏却拉了他手，柔情蜜意的回自己房裏去。阿香關了電燈，掩上西廂房的門，悄悄的也跟兩人到東廂房，心裏想着剛纔一場武戲，把少爺騙得這樣相信，忍不住掩着口兒笑起來。

朱霞匆匆的奔出了大門，馬路上是靜悄悄的。夜風尖銳的吹到臉上，身子抖了兩抖，感

到無限的寒冷。一陣一陣底憤懣和不平，激起她心頭無限底悲痛。春霞的眼淚像雨一般的淌下來，望着黑漆漆的前途，毫無目的向前奔，她神智有些模糊了，她心碎了，她祇覺一顆心兒，已被人拿刀一片一片的宰割，鮮血一滴一滴的要向口腔裏噴出來了。

春霞這一陣子狂奔，不知不覺的走到了黃浦江邊的鐵欄旁，黑茫茫的江面，點綴着無數流星般的燈火，夜風是不停地刮着，激動了滾滾底江流，在脚底怒吼，發出了強烈底吶喊，彷彿在憤怒着一切的不平。春霞手扶着鐵欄，抬起了頭兒，淚眼模糊地凝望着黑漆漆的天空。忽然見半空中紛紛地飄飛起雪花來，她嘆了一聲，想起了今夜往那兒去睡，今後的安身之所，在什麼地方？……她悲痛極了，心酸極了，她祇纔明白楚屏的陰險和狠毒，她懊悔不該爲人作妾，寧死也應該苦在鄉下的。……於是她在她腦海裏不免又想起了卿雲，唉！我不該負他的……春霞想到這裏，心裏一陣劇痛。她憤恨自己環境如此惡劣，她不願再生活下去，很想跳向江流之中，永遠脫離了這個苦海。但一想起濟濤……和腹中那一塊肉，她心裏又怎能忍心？她覺得濟濤實在太懦弱了，他也許明白我的受屈，但他竟沒有能力替我雪冤啊！……

「啊！你……不是春霞姑娘嗎？」

春霞正在無限慘痛而又無限傷心的時候，忽然這急促的呼聲，震碎了寂寞的空氣。春霞連忙回時望去，這一瞧，真是愈加心痛，原來不是別人，却是自己舊時的戀人白卿雲。春霞覺得無頭再見卿雲，一時真的起了厭世之念，便欲縱身向滾滾江流中跳下去了。

